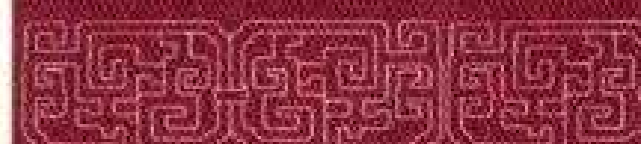


晴  
夏



红楼  
画  
0000



红楼梦连环画

# 晴雯

原著：曹雪芹

改编：张国珍

绘画：钱笑呆

李福宝

陶干臣

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卅  
書院



晴雯是穷人家的女孩儿，从小被买来做丫头。她容貌出众，且针线活计又好。但率直、任性，嫉恶如仇，眼里容不下些微污浊，心里藏不住丝毫机诈。

大观园发生了荷包事件，王夫人勃然大怒，撵走了司棋，并且断定晴雯会把宝玉引坏，把病着的晴雯也撵了出去。冤屈和愤恨使晴雯病势加重，最后终于含冤而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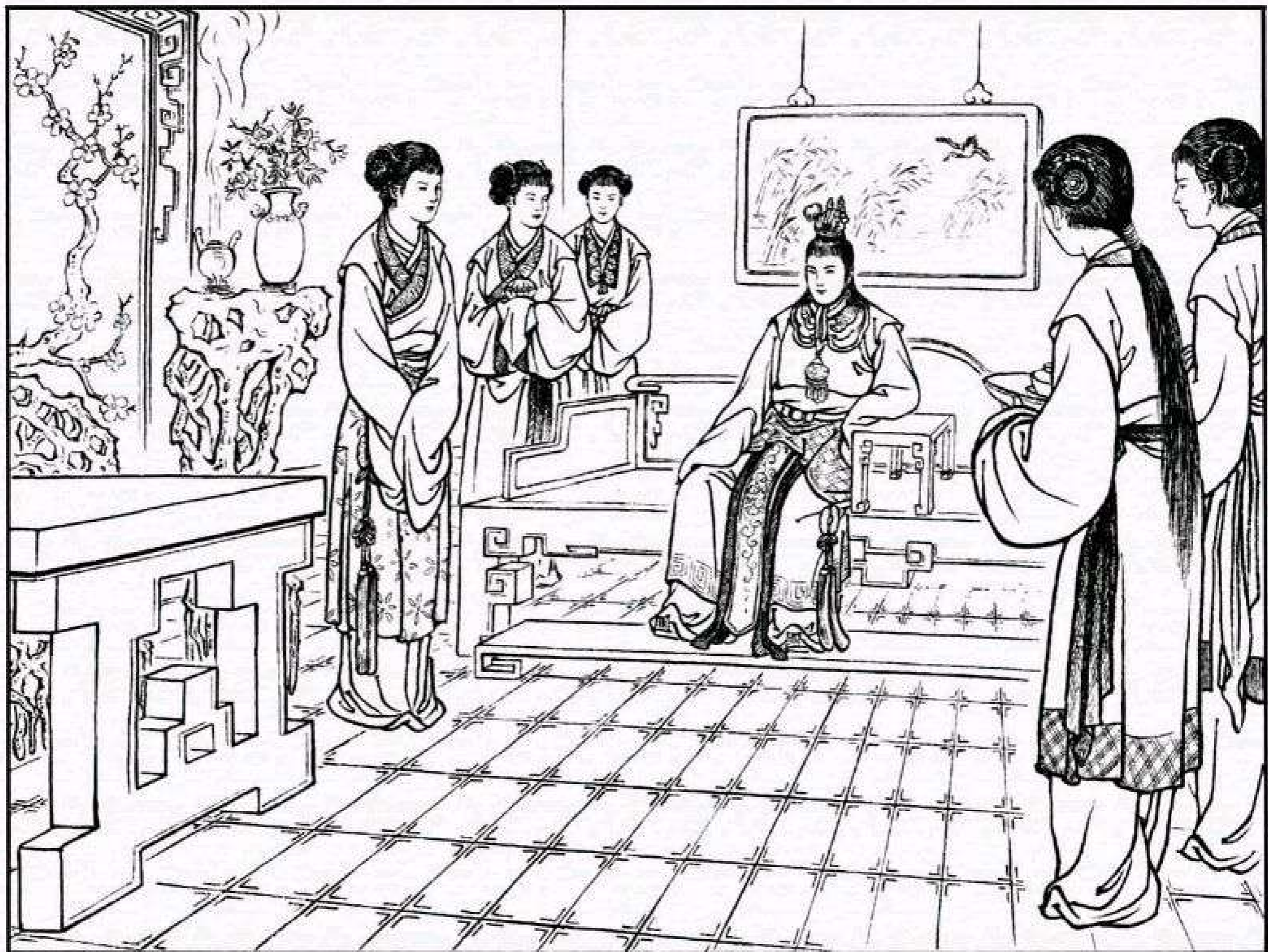


贾府为元妃省亲，盖造了一座『大观园』。园里亭台楼阁，极尽奢华，各处都有题名：怡红院、潇湘馆、稻香村……





住在怡红院里的是宝玉，最受家中宠爱，身边有四个丫环服侍他一个人。



晴雯是贾母派来服侍宝玉的，在许多丫环中，她的模样儿生得第一好，针线活计又是第一精巧，而且率直豪爽，敢说敢为，宝玉有事总跟她商量。



宝玉的母亲王夫人，觉得儿子渐渐长大，担心会跟丫环们学坏，打算另派一个心腹丫环给宝玉，充作耳目。但是一时却想不出适合的人来。





王夫人正在委决不下，恰巧王熙凤进来。王夫人就把自己的心意告诉了熙凤，要她出个主意。



王熙凤是贾家的长孙媳妇，也是王夫人的娘家侄女，人称『凤姐』，为人精明干练，权诈多变。贾家一应家务事情都归她掌管。她听了王夫人的话，马上来个顺水推舟。



太太虑得是！宝玉身边的丫头，也有年纪大些的，知道了人事，保不住惹是生非，太太打算派谁？不妨说出来，让我来思量思量。

宝玉这孩子，年轻不懂事，倘或被这些丫环勾引坏了，那还了得！我打算再派一个体己人去，你看怎样？

王夫人提出两个体己丫环的名字。凤姐一想，觉得袭人端庄稳重，说话又有分寸，主张派她去侍候宝玉。






王夫人觉得凤姐的主意不错，便定下了袭人去服侍



王夫人马上差小丫环去把袭人叫来。她满脸堆起笑容，对袭人叮嘱了一番。



袭人，我知道你是稳重、能干的，从今天起，你到宝玉那里去，你要劝他好好读书，丫头们对他有什么轻薄举动，你随时来告诉我。你的月钱，我已关照二奶奶，每月加倍给你。

袭人听了，一时低下了头，又羞又喜欢。

凤姐接着插嘴进来，答应袭人将来给宝玉做偏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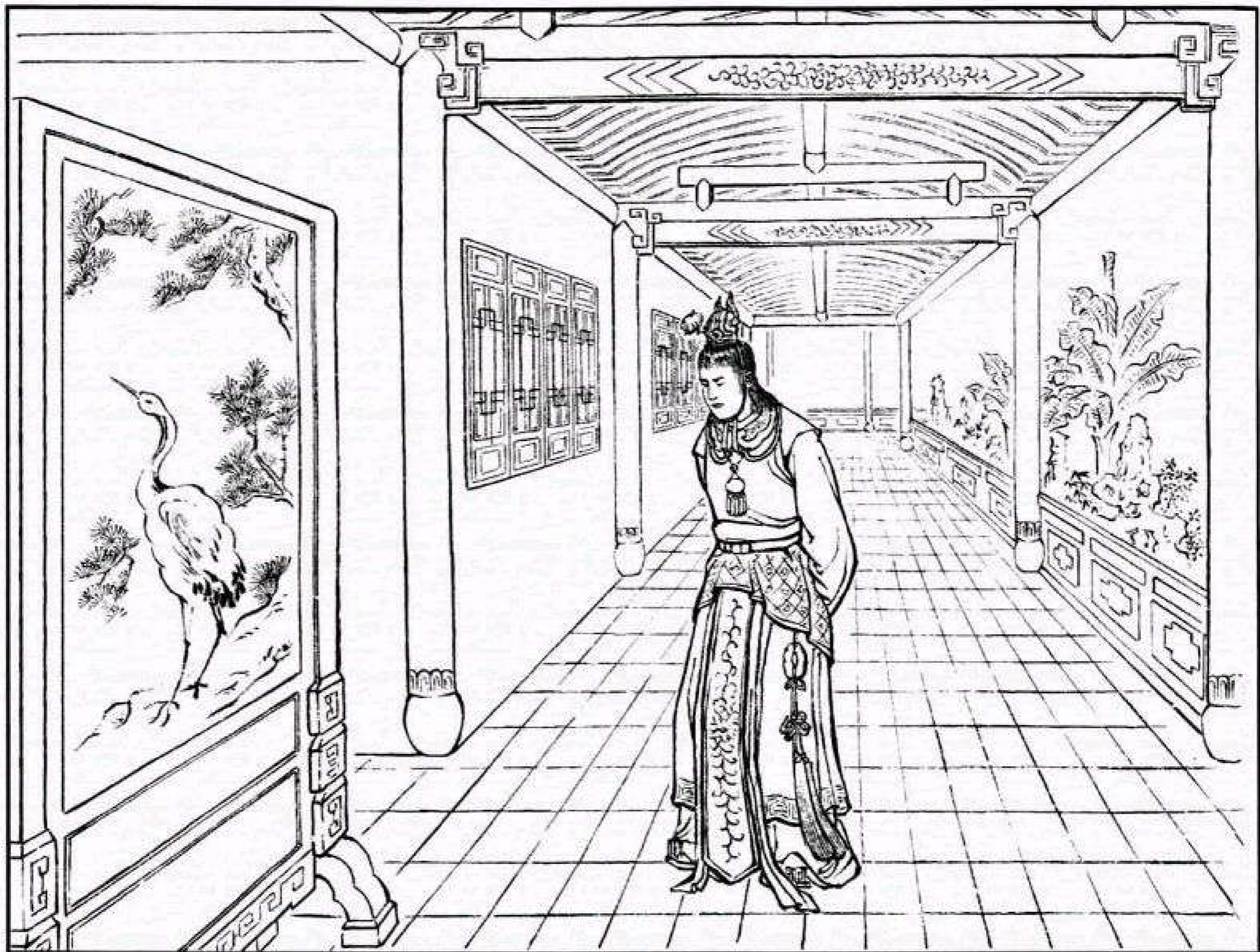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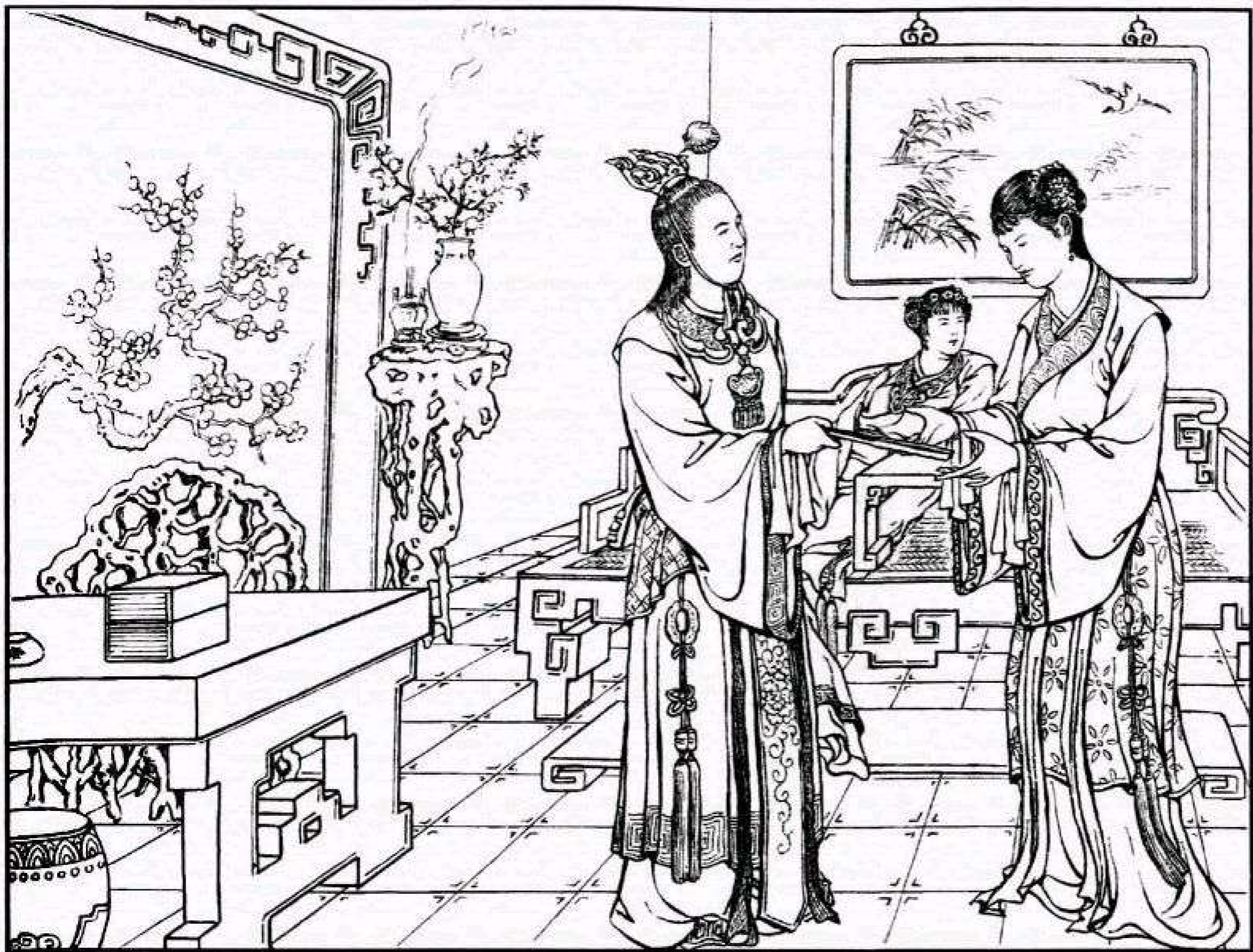
从那天起，袭人就到怡红院侍候宝玉。她自觉和宝玉的关系与姐妹们不同，因此，待宝玉更是体贴周到，无微不至。



一天，宝玉被父亲叫了去，因为他讨厌八股文章，读书不用心，被父亲狠狠地骂了一顿。他憋着一肚子气，一个人回怡红院来。



那天恰巧袭人生了小病，晴雯见宝玉回来了，就上前侍候。





宝玉懒懒地将手里的折扇递给晴雯，叫她收起，不料晴雯一失手，扇子掉在地上，把扇骨跌断了。宝玉正没好气，便埋怨晴雯。



晴雯见宝玉为了一把扇子，就发脾气，心里有些不服，回了几句嘴。宝玉一听，气更大了。



袭人起初躺着养神，懒得作声，后来看到两人闹大了，连忙立起身来，向两人劝解。





晴雯听袭人话里有『我们』两字，不由冷笑了一声，讥讽袭人。袭人心里又气又恼，但恐怕她说出更难听的话来，只得强忍着性子。



亲。袭人恐怕事情闹大，连忙拖住他。

宝玉听晴雯越说越不像话了，气呼呼地要去告诉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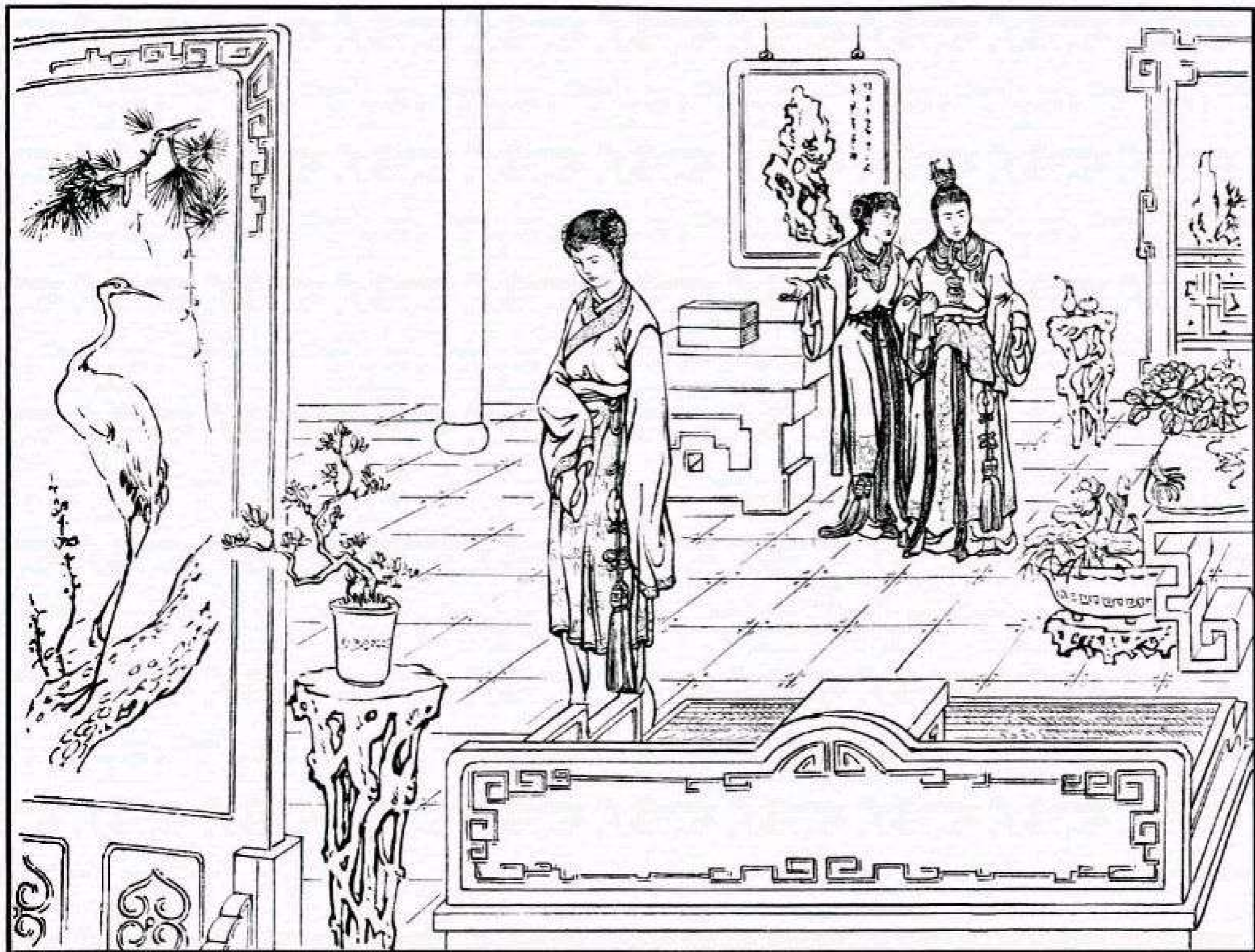
你去告诉太太好啦！反正是做个丫头，有什么稀罕！



我经不住这样大吵大闹，不如告诉太太，打发你走了倒省事！



袭人做好做歹，总算把宝玉劝住了。倒是晴雯触动了心事。





袭人替宝玉整了整衣服，另外又找了一把扇子给他，劝他到潇湘馆和黛玉去玩，她自己到王夫人那儿散闷去。



晴雯见宝玉和袭人都出去了，就一个人来到走廊，坐在凉榻上，兀自生气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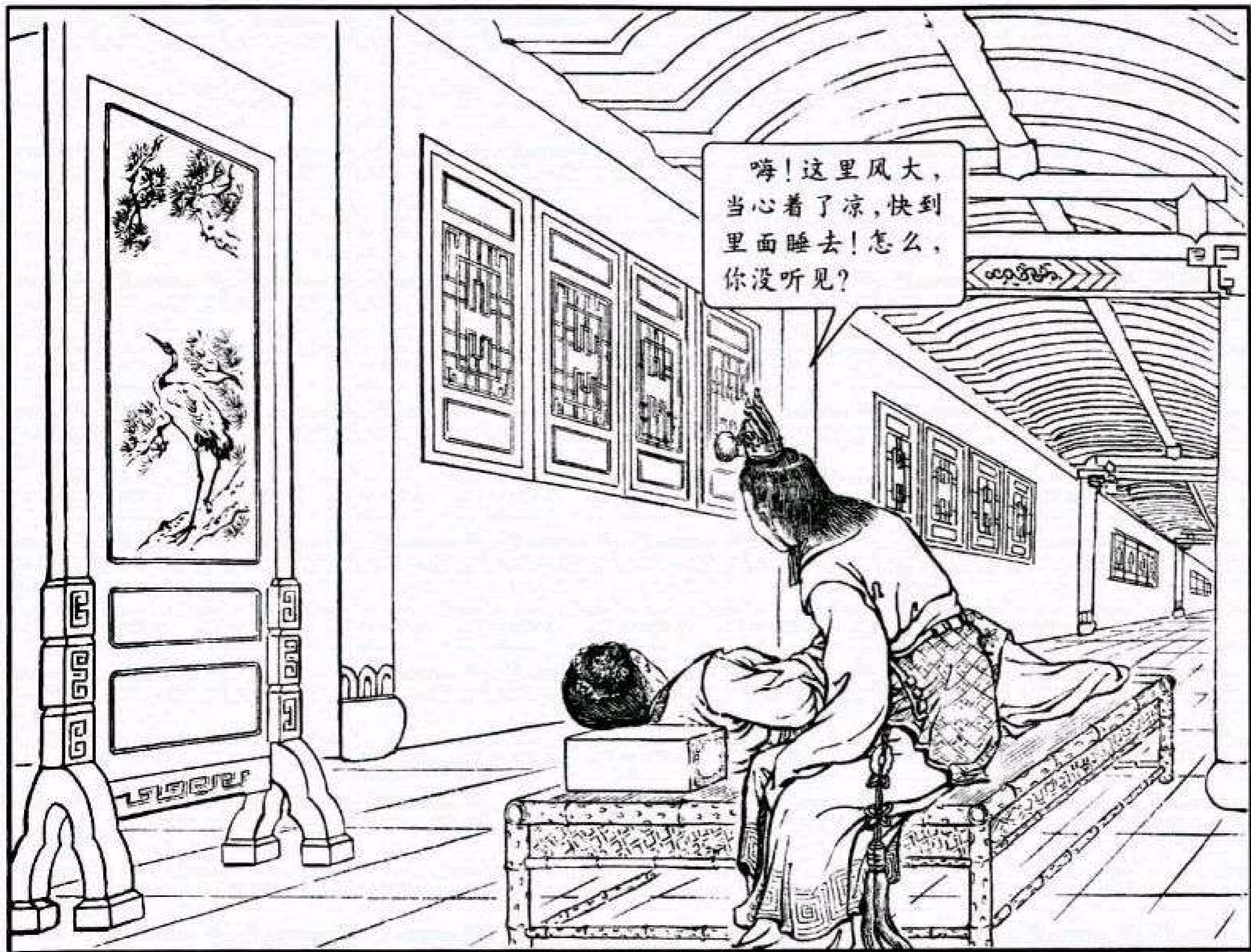
辞了黛玉回来。

宝玉去了不多一会，因觉天气闷热，急想洗澡，就





宝玉走进怡红院，看到凉榻上有个人睡着，以为是袭人，一面在榻沿上坐下，一面推她。



嗨！这里风大，  
当心着了凉，快到  
里面睡去！怎么，  
你没听见？

见是晴雯，一把将她拉住。

晴雯原没睡熟，一听宝玉的声音，翻身下床。宝玉



我不配和你说话，你跟体己人儿去说吧！

啊！是你？唉！你的脾气越来越大了，早起跌了扇子，我不过说了两句，你就拖泥带水地连我也拉上，你自己想想，该不该？

好话。

晴雯被宝玉拉住，只好坐了下来。宝玉笑着向她说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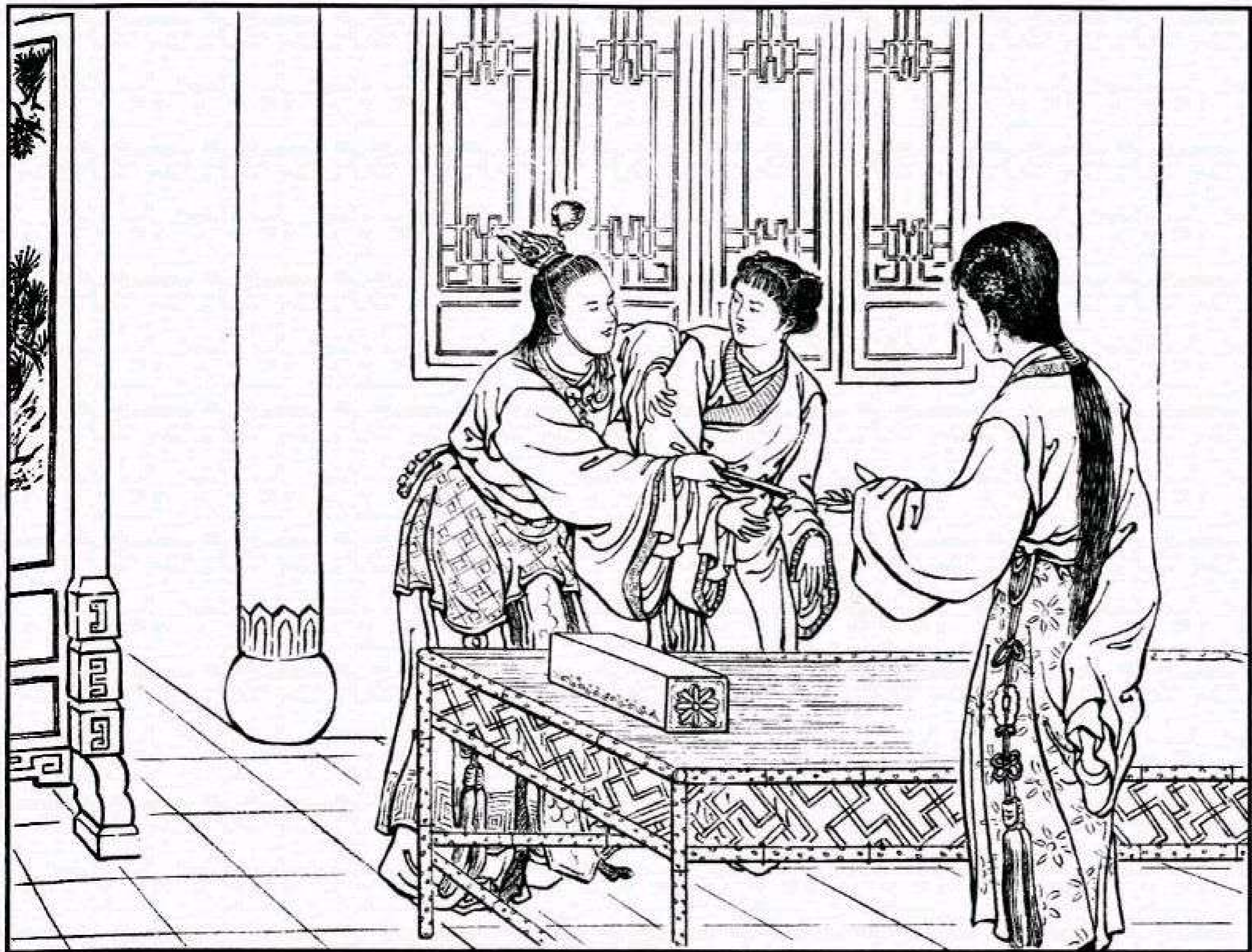


晴雯果真接了过来，嗤的一声，撕成两半。

宝玉说完，又笑着把扇子递给晴雯，让她撕着玩。



正在这时，丫环麝月走来，宝玉见她手里也拿着一把折扇，便夺过来也递给晴雯。



晴雯接过扇子，「嗤、嗤、嗤」几声，也把它撕成几片，宝玉拍手大笑，晴雯忍不住也笑了，把个麝月弄得莫名其妙。





宝玉见晴雯没有气了，心里很快活，就嚷着要洗澡。晴雯想起宝玉要替换的兜肚还没有缝好，就叫麝月去拿来。



哦!我想起来了,  
二爷的兜肚还没做  
好。麝月妹妹,请你  
去拿一拿,我马上  
缝好,给二爷洗好  
澡换上。

晴雯一面缝着兜肚，一面催宝玉去洗澡。可是宝玉觉得刚和晴雯和好，不愿马上离开，伴着她聊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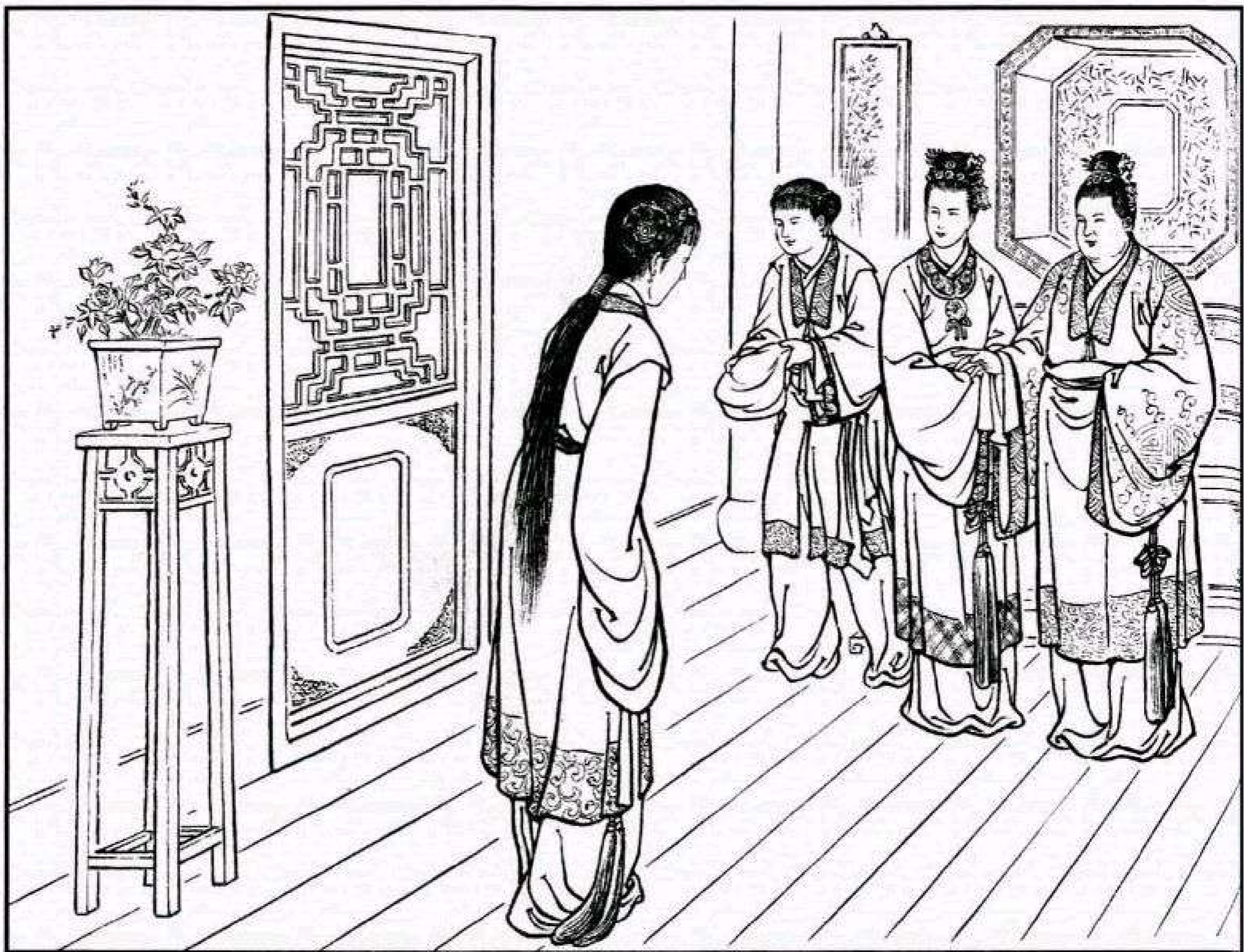


晴雯横说竖说，宝玉只好立起身来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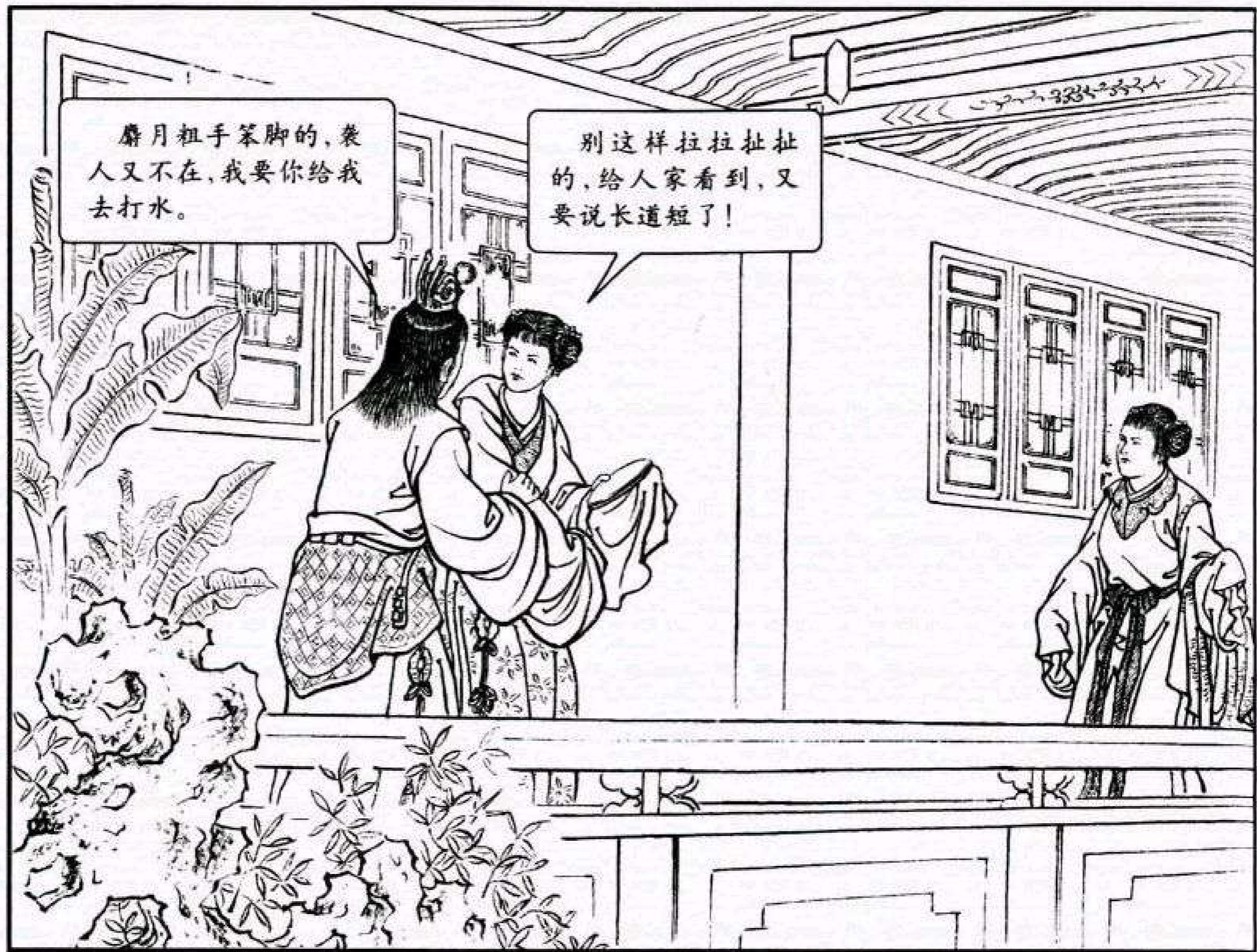
再说袭人见了王夫人，把自己如何如何服侍宝玉说了一遍。王夫人听了，很是欢喜，特地挑了一件新衣送给她。



袭人得了王夫人赏赐，自觉很是光彩，拿了新衣，欢天喜地地回怡红院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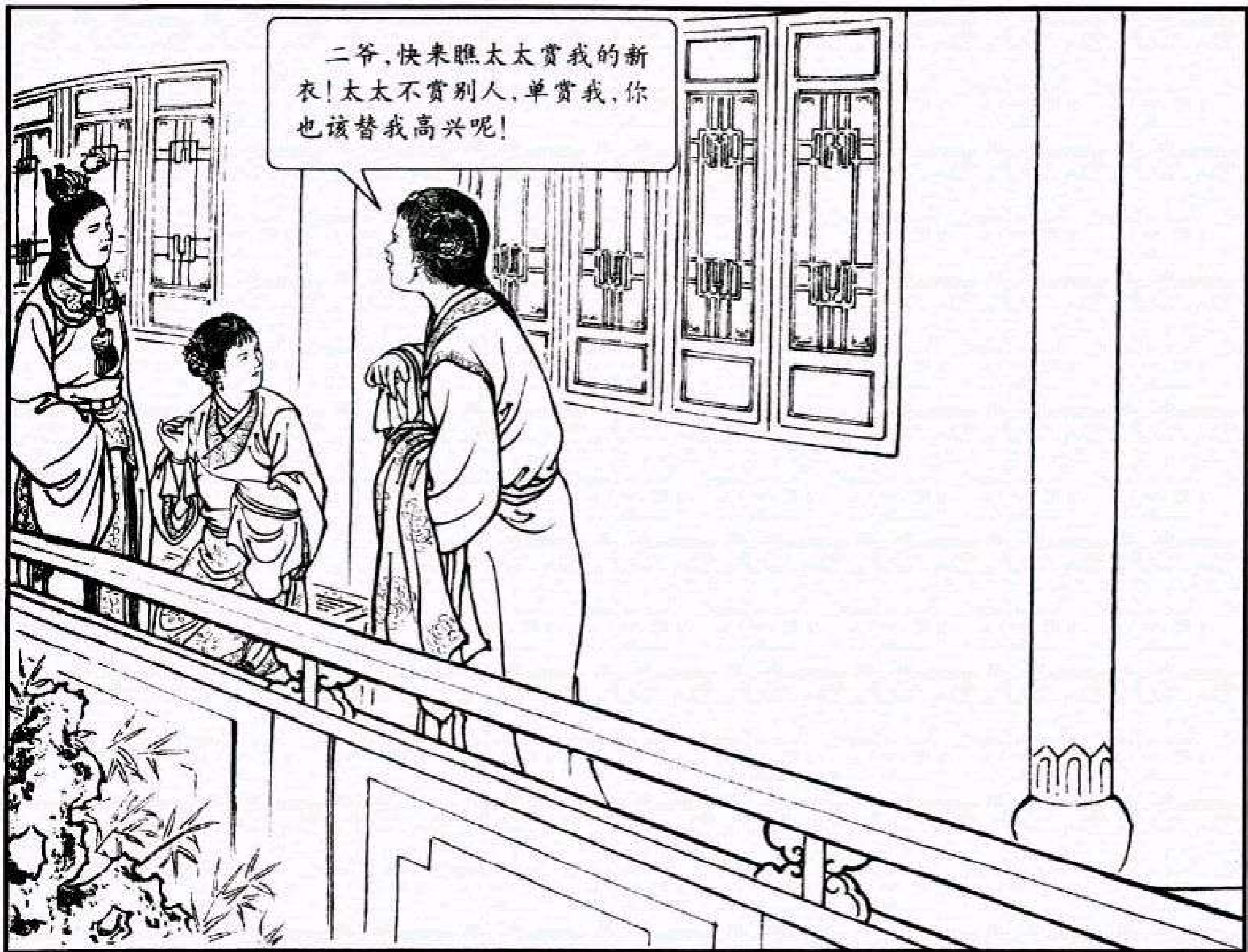


袭人一脚跨进走廊，看到宝玉和晴雯正在嘻嘻哈哈地打趣，不由一呆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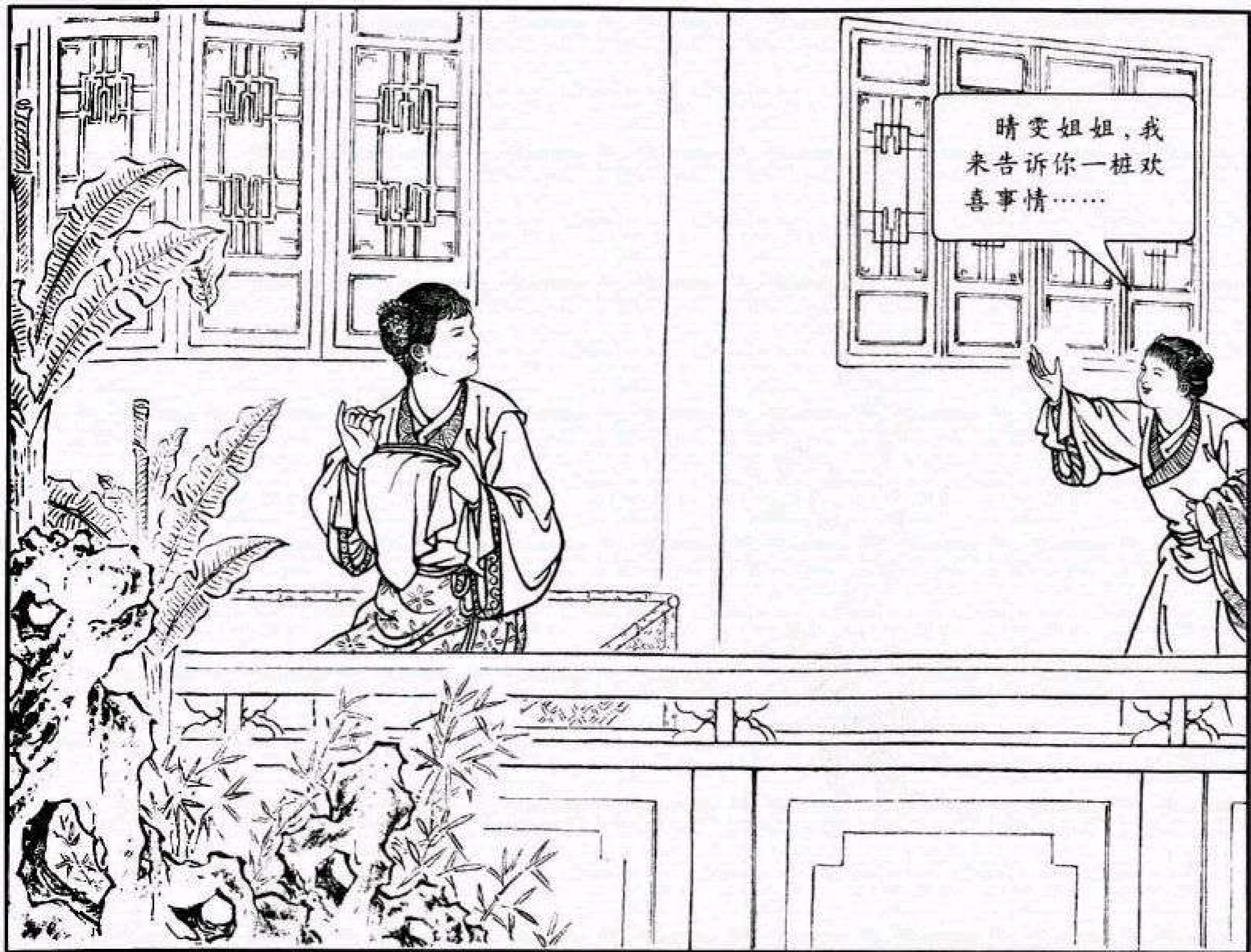
袭人轻轻咳嗽一声，装着没事人一样走了过去，借着王夫人送她的新衣，故意在晴雯面前炫耀。



谁知晴雯瞧也没去瞧袭人手里的新衣，自顾低着头做针线。袭人只得讪讪地拉着宝玉去了。



跑进来。一会，只见麝月手里拿着一件花衣裳，一跳一蹦地





晴雯。原来麝月也得了王夫人赏的一件旧衣裳，便来告诉晴雯。谁知晴雯听了，却提高了喉咙，说麝月没志气。



袭人听到晴雯说着什么『新衣』、『旧衣』，便偷偷地来探听。不听犹可，一听晴雯指桑骂槐地在奚落她，心里真是又气又恨。



袭人实在忍不住气了，便走出来责问晴雯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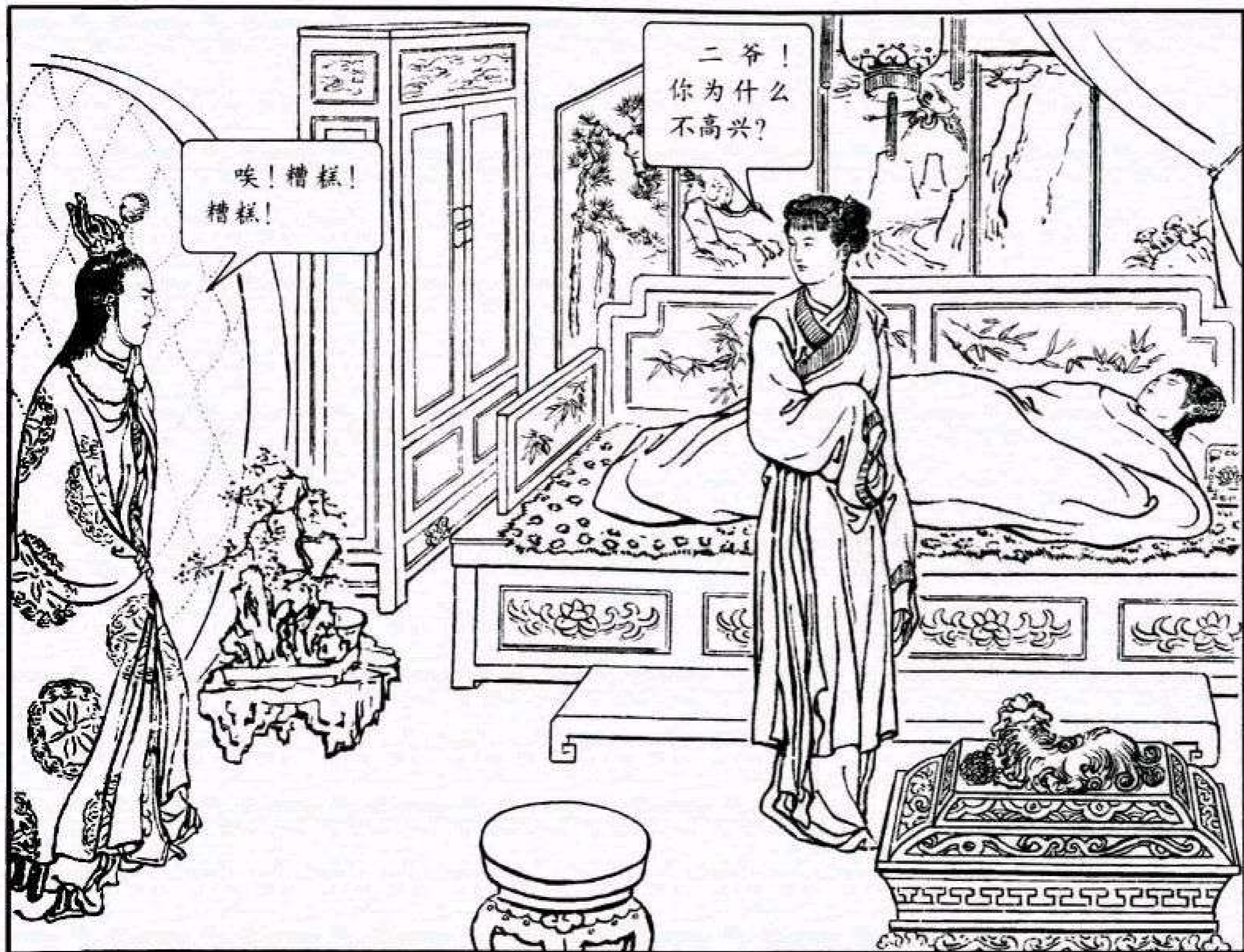
袭人听得晴雯话中有刺，心里气得了不得，但惟恐别人说她气量小，无意争辩下去，也就借事让开了。



寒来暑去，秋也尽了。时值冬天，袭人恰有事回家去了。晴雯起早摸黑地服侍宝玉，累得生起病来。这天，宝玉因为要给舅父去拜寿，叮嘱了晴雯几句，披着孔雀裘出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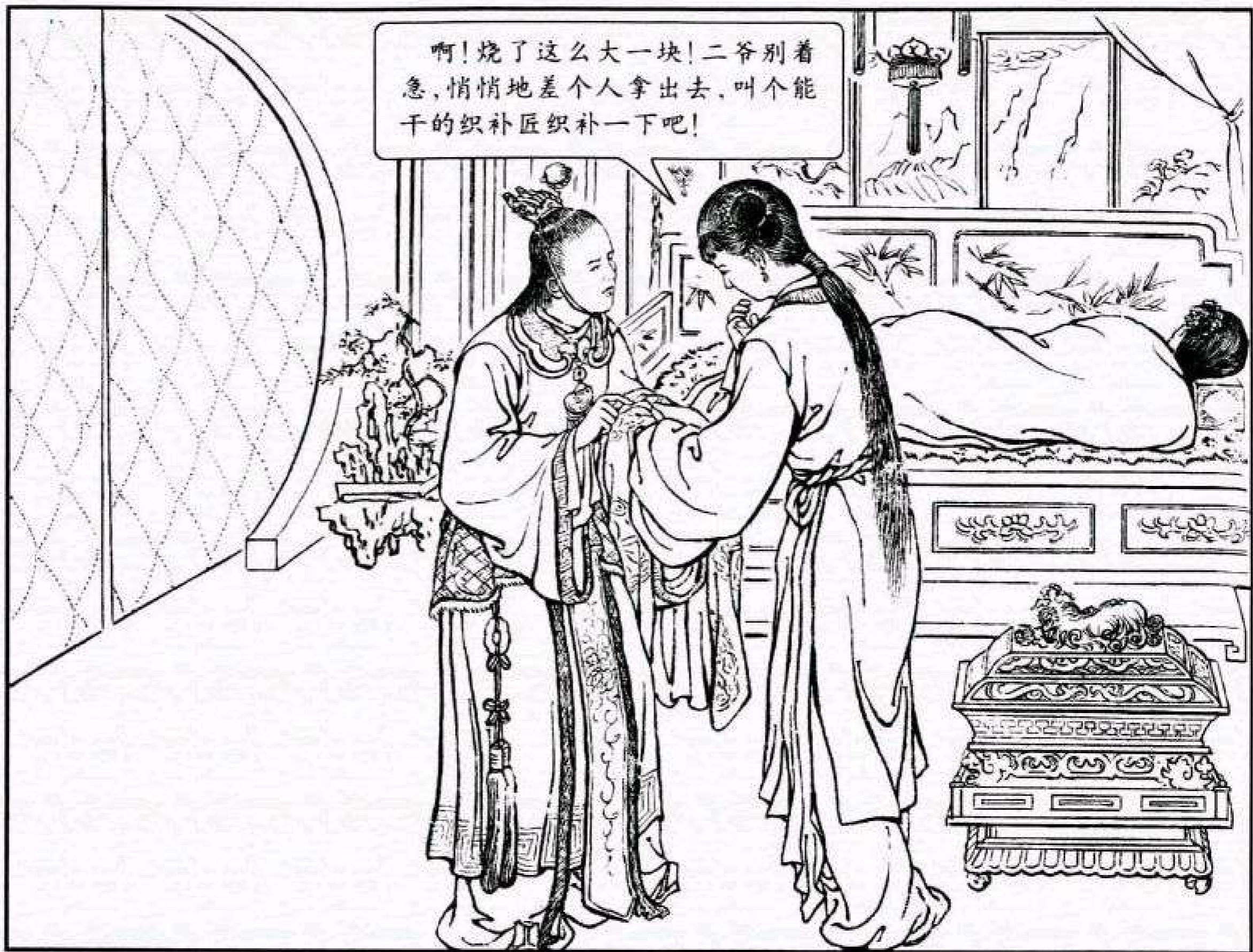


晚上，宝玉回来了，一进门，只是唉声叹气地自怨自恨，麝月不知道为了什么，连忙问他缘故。





原来宝玉穿的那件孔雀裘是用孔雀毛拈了线织成的，很是名贵。不料宝玉在席上不小心，被烛火烧了一块，恐怕给他母亲知道了要挨骂，所以着急。



补匠。

麝月把孔雀裘包了，交给一个老仆妇，叫她去找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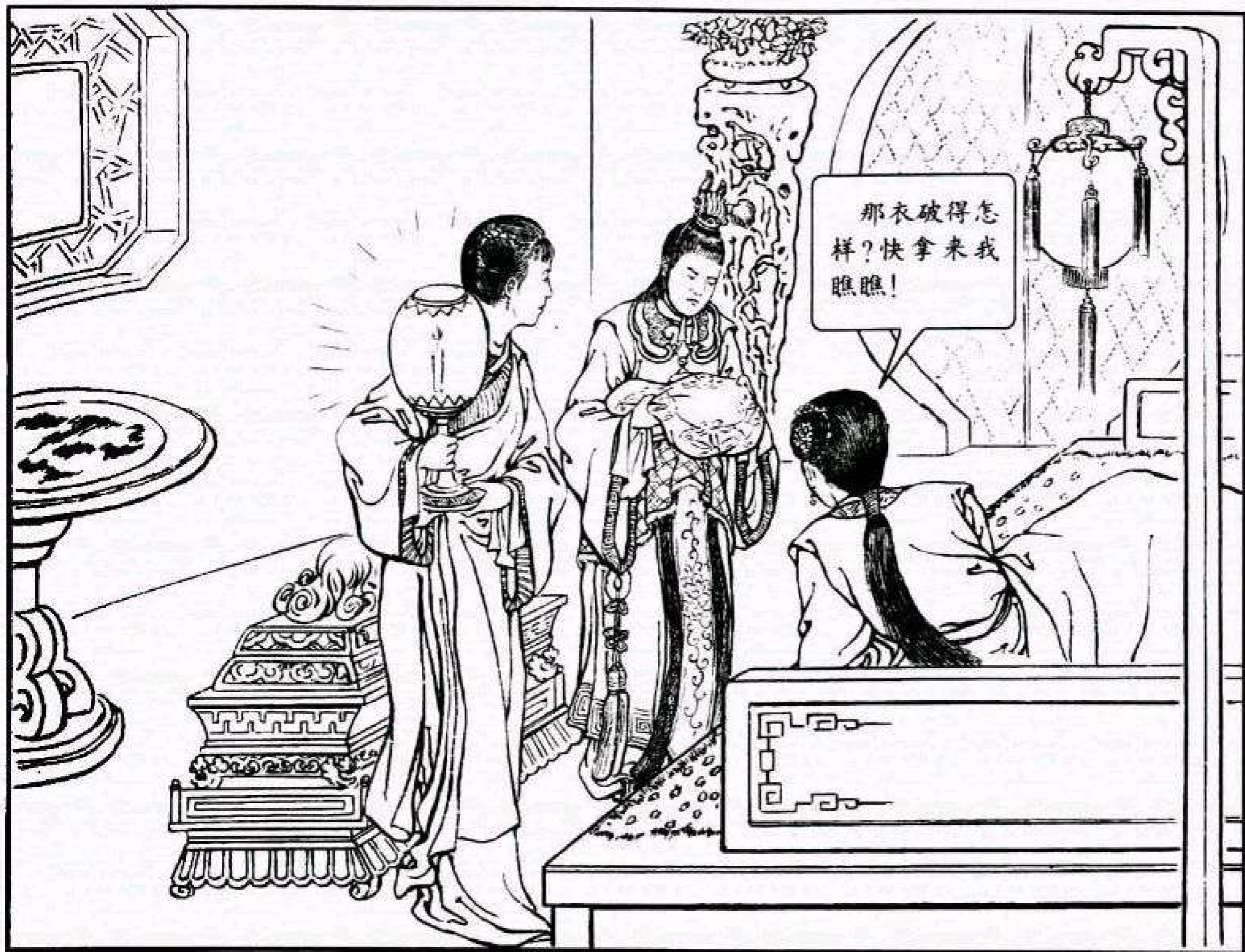


不多一会，老婆子拿着包裹回来了，说是没有人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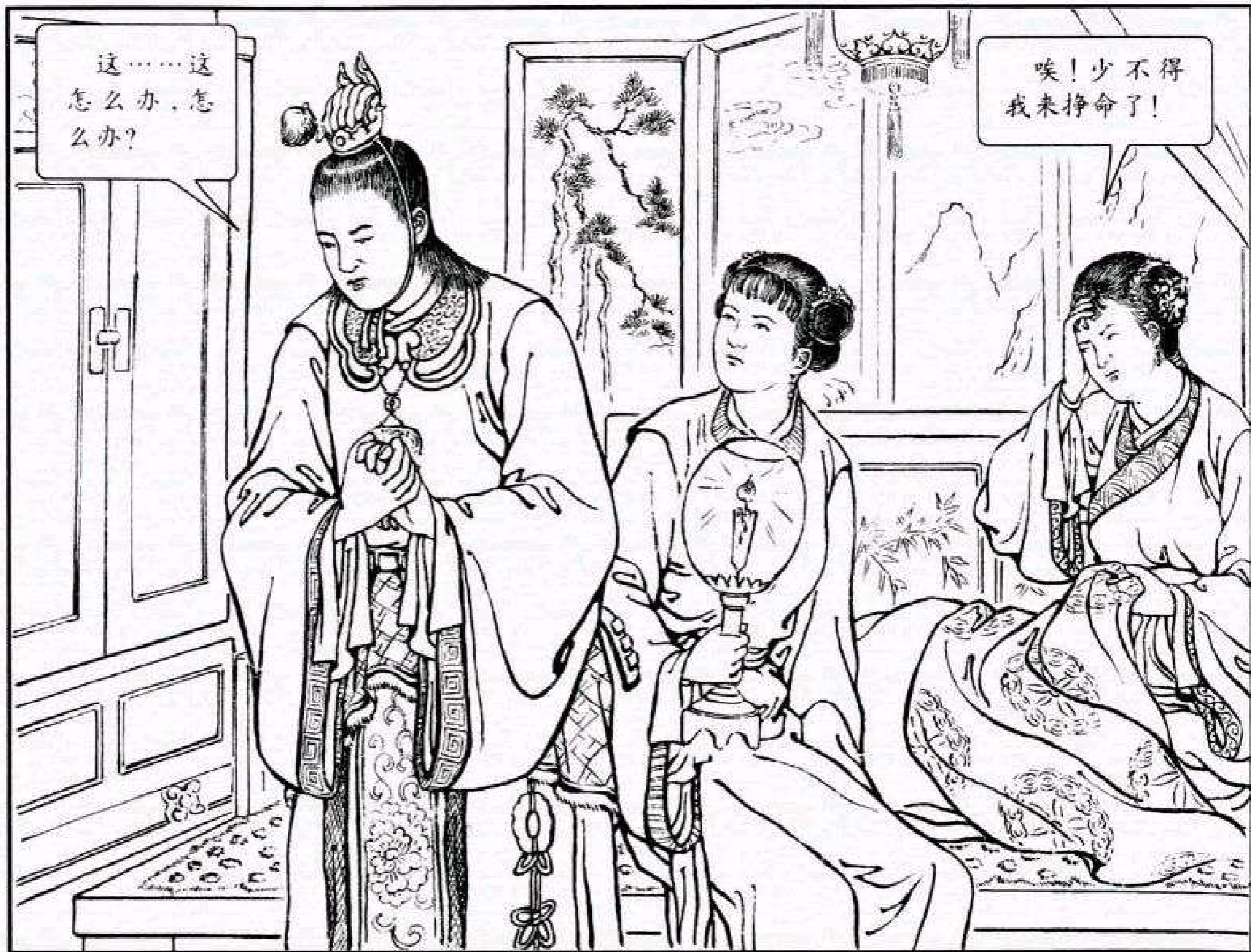




外面说的话，晴雯已经听见了，忍不住叫宝玉把孔雀裘拿来给她看。



晴雯细细地瞧了瞧孔雀裘，觉得可以织补，便挣扎着坐起来，可是满眼金星乱冒，只觉头重身轻，实在支撑不住。待要不做，又怕宝玉着急，只好咬一咬牙，捱着。



晴雯用孔雀金线竖一根横一根来回补织。补不上三五针，便歇一会。宝玉看不过，连忙上前劝阻，可是晴雯生就的刚性子，不管怎样说，她都不听。





宝玉没法，只好亲自来服侍晴雯，一会儿拿一件斗篷替她披上，一会儿倒了茶给她喝。晴雯见他忙得团团打转，心里反觉不安。



四更将尽，晴雯已把孔雀裘补好，但是已筋疲力尽，倒下睡了。宝玉在灯下看了看补过的地方，几乎和原来的一样，心里又高兴又感激。



过了几天，袭人回来了，麝月把补裘的事情告诉了  
她。袭人一听，嘴里虽不说什么，心里却很不自在。






她趁宝玉不在，便一个人到王夫人房里。王夫人见袭人来了，很是欢喜，就问起宝玉的情形。



袭人先讲自己怎样怎样服侍宝玉。说到后来，忽然叹了一口气，吞吞吐吐地说不上来。



王夫人一听袭人话中有因，连忙着急地追问。袭人却故意绕着弯子，慢慢说到晴雯和宝玉。



好孩子，  
告诉我，宝  
玉怎么样？

不，太太！我是说姐妹们年纪都大了，对二爷要放得稳重些，不要失了体统才好。比如说我们房里的晴雯，人品生得好，做事又能干，只是说话没个分寸……



王夫人想了一会，肚里已有了打算。对于袭人的尽心办事，勉励了一番。袭人高兴地向王夫人告辞，回怡红院去了。



却说那大观园里有一个心性愚顽的丫环，大家都叫她傻大姐。那天她到园里来捉纺织娘，忽然看到地上有一个绣花荷包，就拾了起来。



傻大姐解开荷包，不料里面还有一张信笺，她识字，不知道写些什么，正想藏起来，恰巧王夫人走来撞见了。





王夫人接过来一看，原来是一封情意绵绵的书信，下款姓潘。这可是『败坏门风』的事情，她马上气鼓鼓地来找凤姐。



连情书一起递给她看。

王夫人先把凤姐埋怨了一顿，然后把那个绣花荷包

这样私情勾搭的字帖儿，如果给姑娘们看到，还成什么话！我知道近来园里被一班小妖精闹得不像个样子了，你还蒙在鼓里呢！



凤姐觉得这件事情不能声张出去，只有暗中察访，才能水落石出。王夫人听说得有理，马上叫她挑几个老妈妈，连夜抄检大观园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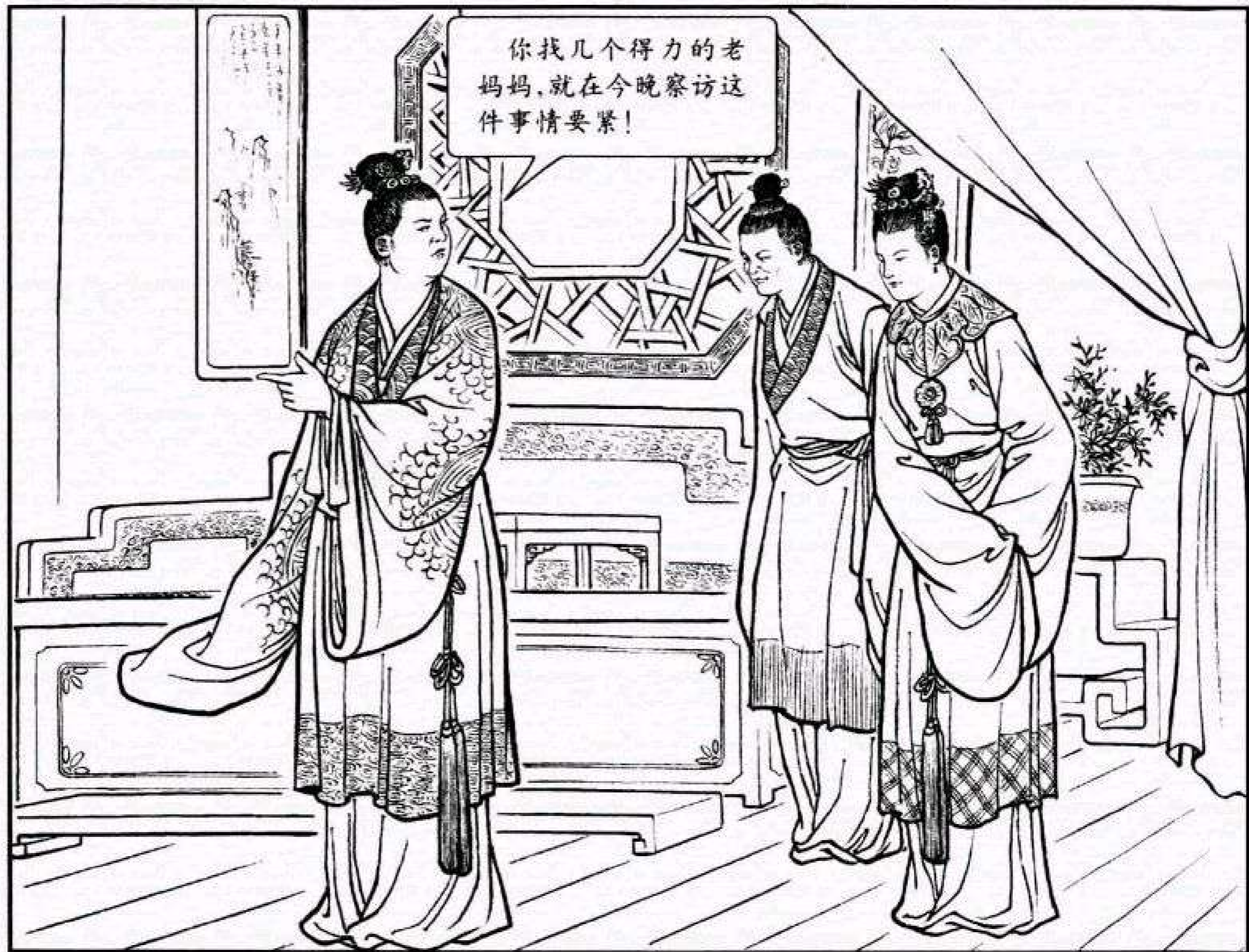
恰好王善保家的进来，王夫人就叫她跟凤姐一起去抄大观园。王善保家的因丫环们素日不大趋奉她，心里早不自在，便乘机进谗。



王善保家的牵牵扯扯说到晴雯头上。王夫人一听，立刻触动心事，对晴雯更加疑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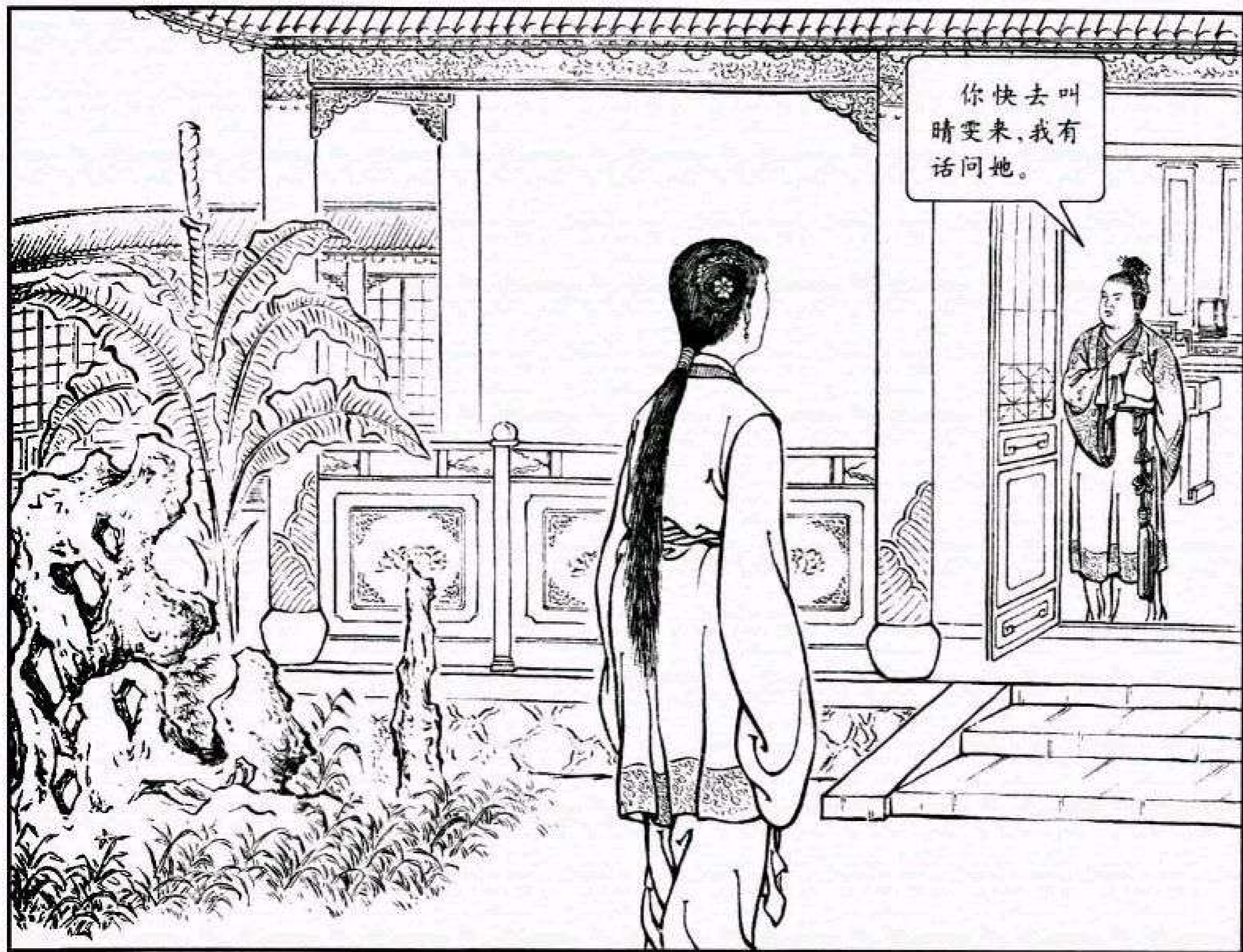
王夫人向凤姐吩咐了几句话，就辞了回房。





来。

王夫人回房以后，马上吩咐小丫环，去把晴雯叫



待要不去。袭人心里有数，连哄带劝地叫她走一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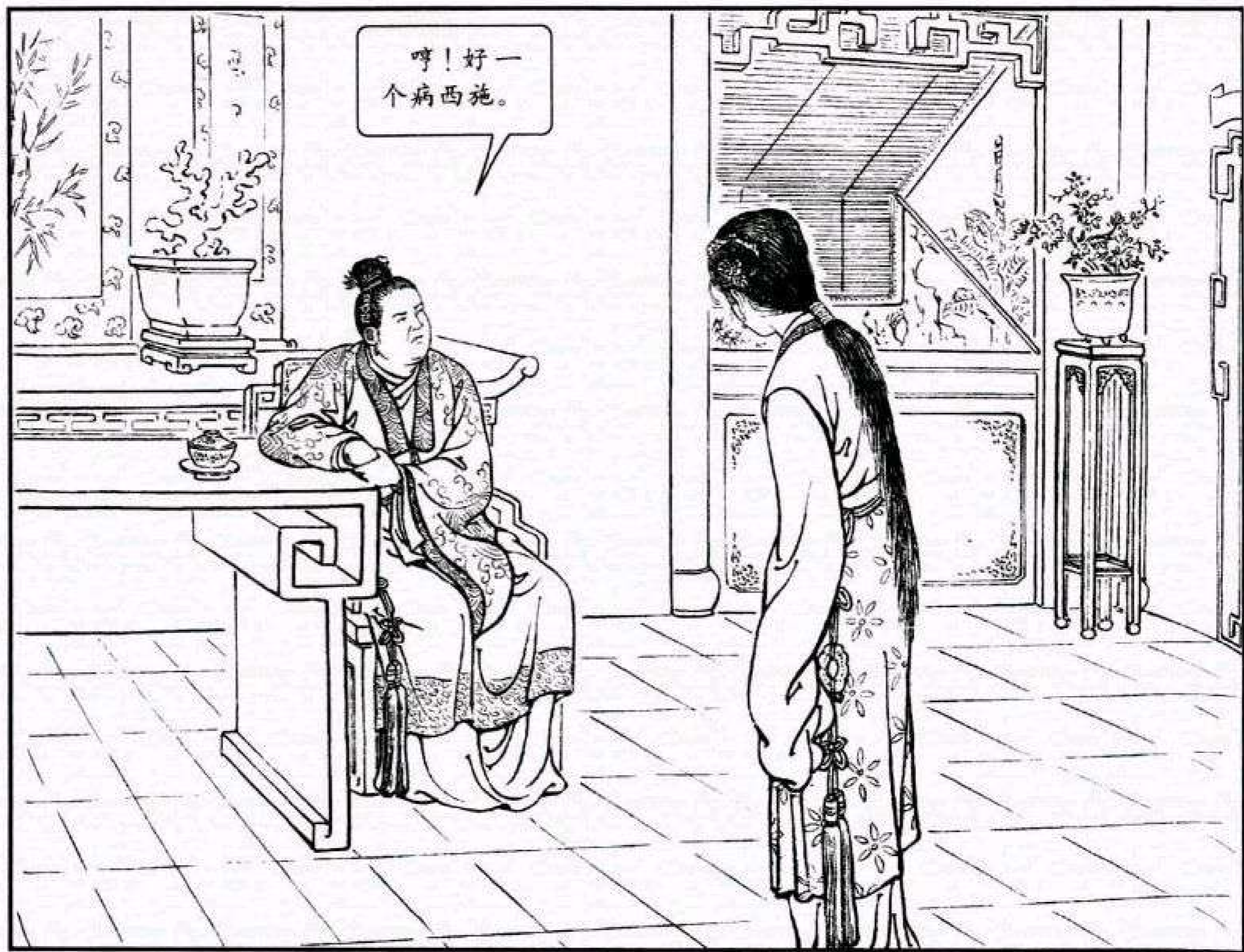


晴雯没法，只得挣扎起床，也没十分梳理、整衣，就跟了小丫头来。





王夫人一见晴雯，看她头发蓬松，衣衫不整，认为是有意做出这副样子，不由一声冷笑，对她奚落起来。



晴雯是个乖觉人，一听王夫人口气，便知有人暗算她了。王夫人问她话，她机警地应付。



你把二爷侍候得倒不差！

侍候二爷是袭人、麝月她们的事，我是老太太派去替二爷做针线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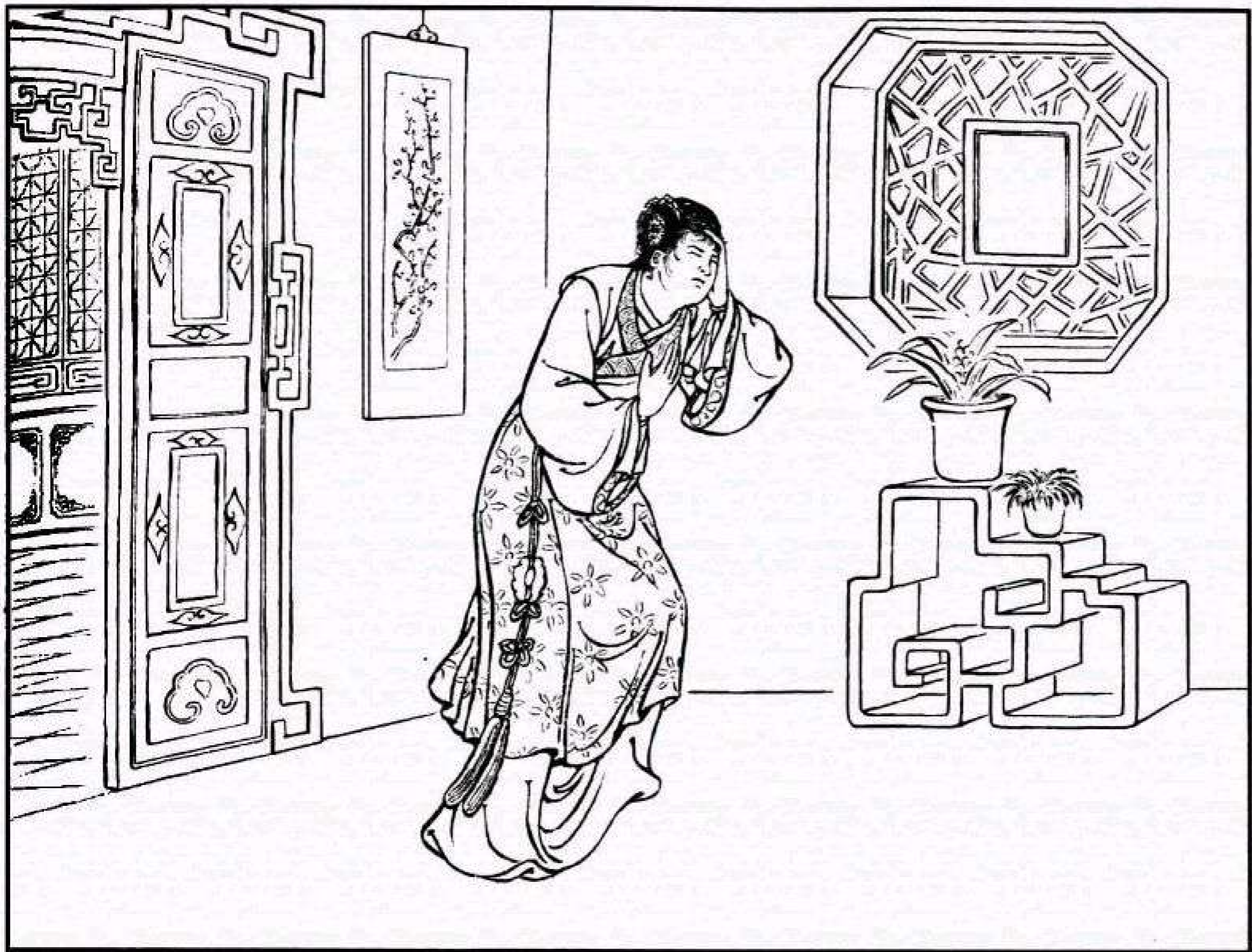
顿，又喝了一声『出去』！

王夫人不由晴雯分说，没头没脑地把她痛骂了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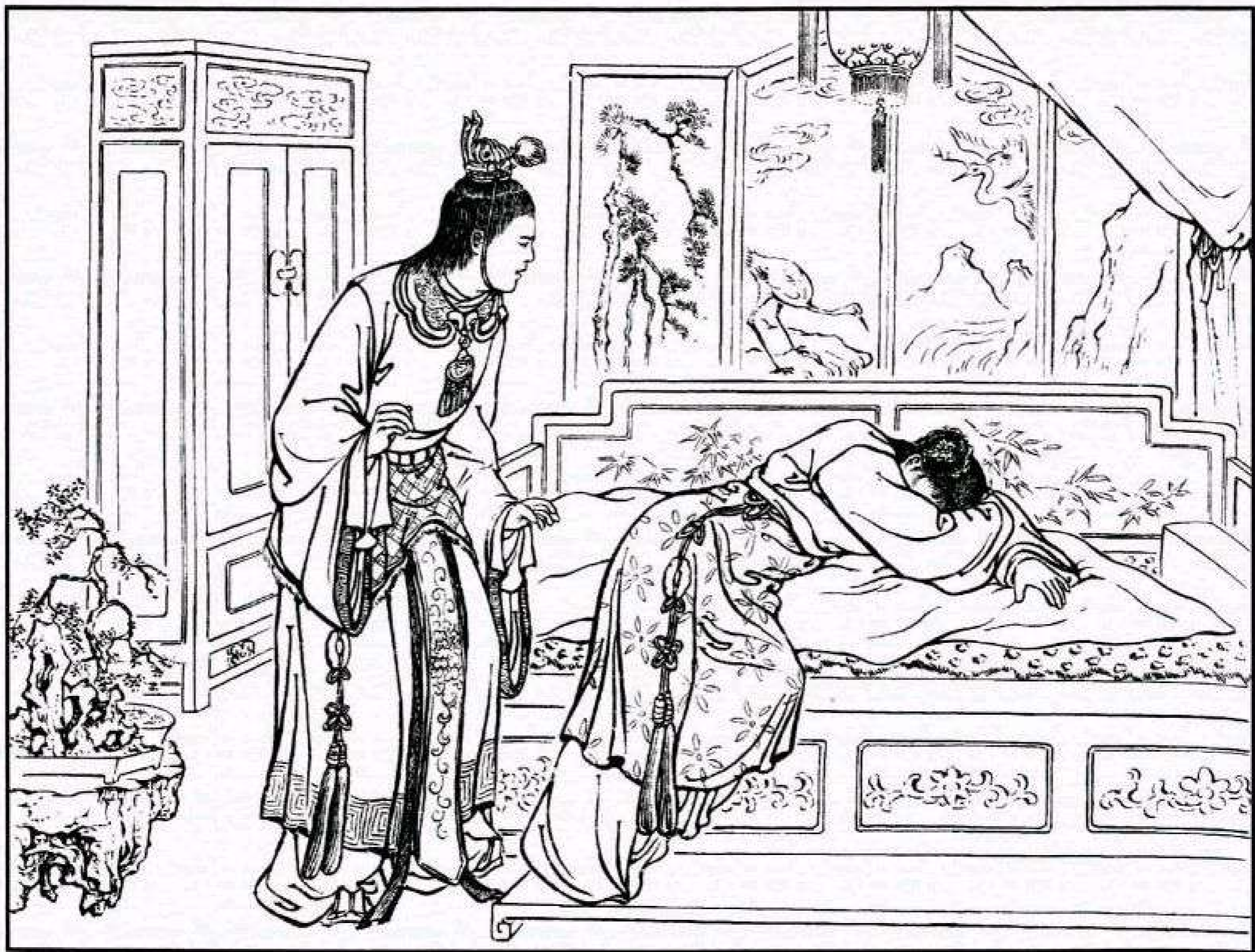




晴雯跌跌撞撞地跑回怡红院，心里真是又怨又恼，怨的是自己不幸做了丫环，被人看低；恼的是不知是谁嚼舌，暗中算计。



她跑进房里，向床上一扑，大哭起来。宝玉听到哭声，赶了来，一见晴雯这样伤心，心里也着了慌。



宝玉先劝晴雯睡好，然后问她缘故。晴雯一五一十说了。宝玉一听，愤愤不平，并安慰了她一番。



你放心!老太太、太太如果要处治你,有我呢!你好好养息身体,不要气恼。



就在当天晚上，凤姐带了平儿和王善保家、周瑞家的几个得力心腹，一起进园去抄检。



一群先人到怡红院。袭人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故，心里暗暗吃惊，连忙上前行礼。



丫环们都自动把箱子打开，王善保家的搜了一会，也抄不出什么东西。最后，看到晴雯的箱子没打开，她就神气活现地耍起架子来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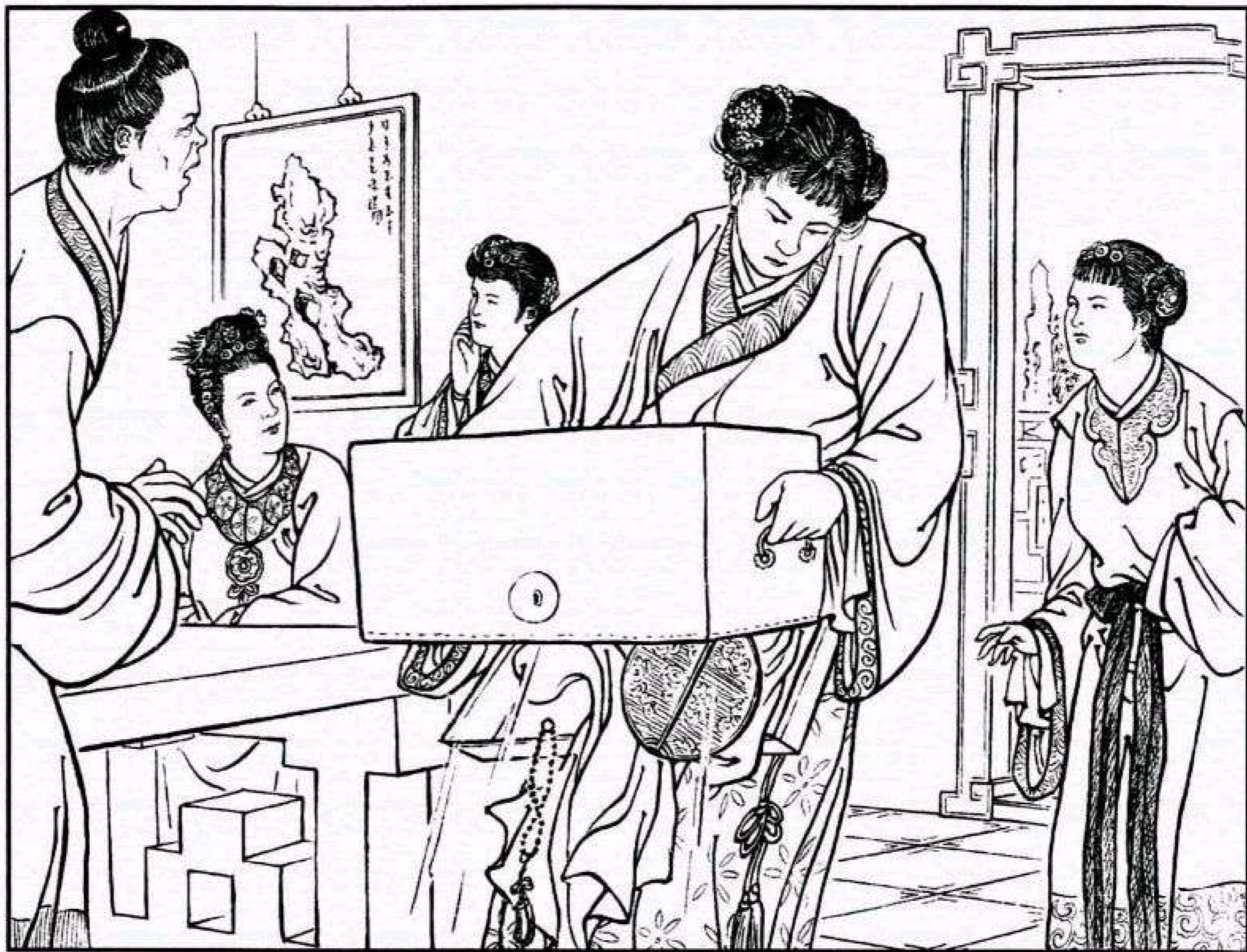




晴雯在房里听得清楚，实在忍不住了，便不顾病体，翻身下床。



她跌跌撞撞地闯到外面，『哐啷』一声，将箱盖掀开，两手倒拎着箱子，把里面所有的东西一古脑儿倒了出来。



那王善保家的仗着是王夫人派来的，气得紫胀了脸，当时上前责问。晴雯一听，越发火上浇油，把她抢白了一顿。





么东西，便领着人到别处去搜了。

王善保家的又羞又气，开口不得。凤姐见抄不出什



宝玉的姐姐探春，能说会道，好胜要强。此时正想睡了，忽见一个小丫环慌慌张张地报进来。探春猜想必有事故，就命丫环开着门等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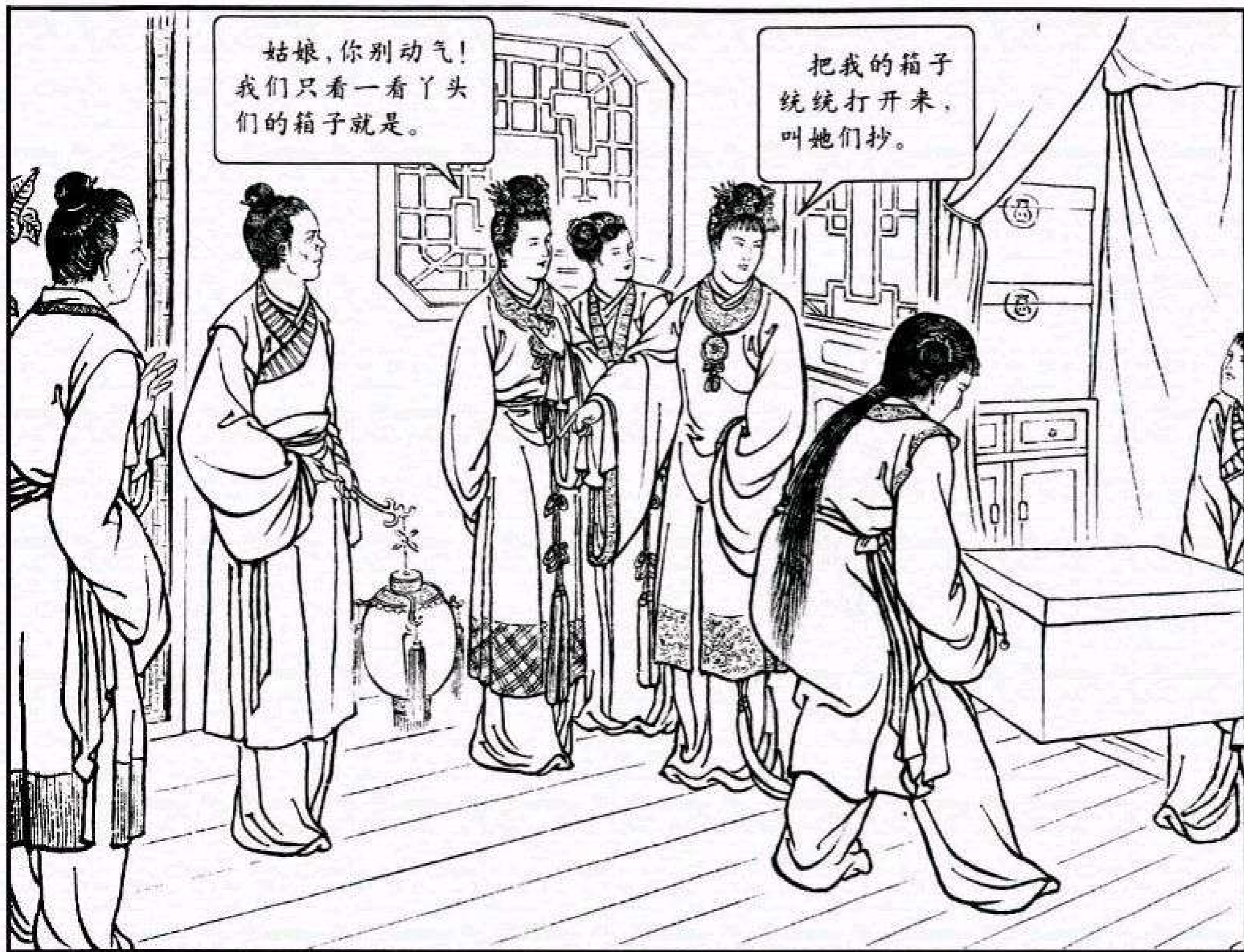


心，和她敷衍。探春听说来抄东西，心里更不高兴。凤姐知道探春是不好对付的，一进门，便陪着小





探春就吩咐丫环把她的箱子都抬出来。凤姐看她的神色不好，连忙含笑陪话。



姑娘, 你别动气!  
我们只看一看丫头的箱子就是。

把我的箱子  
统统打开来,  
叫她们抄。

应。凤姐原打算搜一搜丫环的箱子，可是探春硬是不答应。凤姐怕事情弄僵，只好吩咐到别处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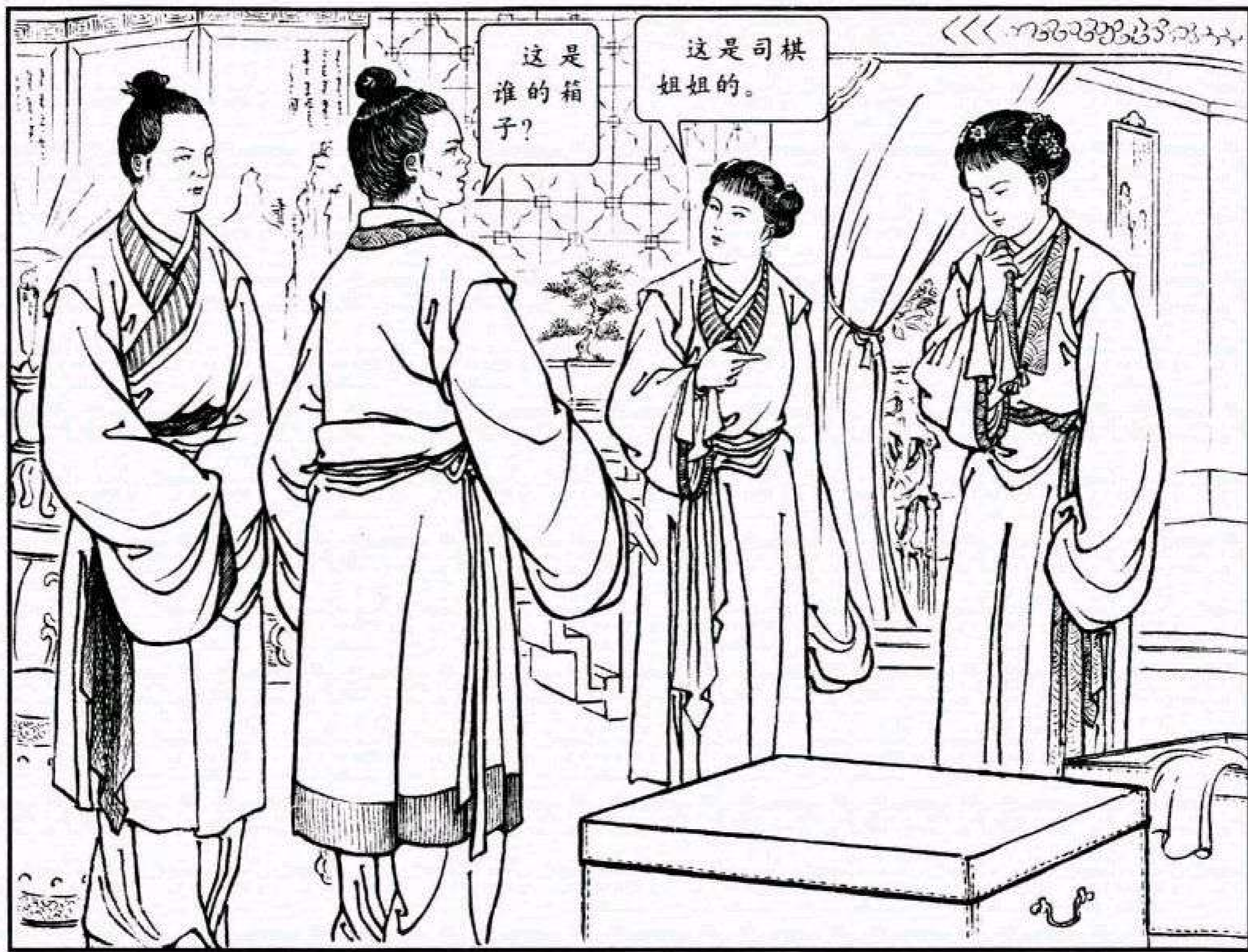


她们一处一处地搜查过了，最后到了迎春房里。迎春见凤姐领了一大群人进来，不知为了什么事，吃了一惊。凤姐少不得安慰了她一番。





王善保家的满想搜出一些私弊东西来，去向王夫人讨好。她把每只箱子都仔细地搜了一遍，可是找不到什么。



这是  
谁的箱  
子?

这是司棋  
姐姐的。

司棋是王善保家的外孙女，她随便掏了一会，就算了事。可是周瑞家的认为这样不公平。



封信来。凤姐接过一看，就念了出来。

周瑞家的翻了一会儿，翻出一个『同心如意』和一



上月你来家后，父母已觉察了。若园内可以相见，你托张妈给一信……今寄上香袋一个，略表我心。千万收好！表兄潘又安具。

二奶奶，她叫司棋，是王妈妈的外孙女。



王善保家的原只想找别人的错处，不想反找到外孙女儿头上，一时只恨无地缝可钻，只好打着自己的嘴巴。



你这贱丫头，叫我怎么做人呢？唉，该打，该打，真是现世报！

是！

你看住她，等明天告诉太太发落。

凤姐拿到了『证据』，便在第二天交给王夫人，请王夫人作主发落。



王夫人看了那封信，又气又怒，叫凤姐马上去把司棋赶走，自己去对付晴雯。



唉！我家世代留下来的好名声，要坏在这些狐狸精的手里了！你快替我把司棋打发了，我还要亲自去查一查，把这些妖精统统打发出去才干净！



凤姐派了两个老妈妈，押着司棋出大观园。恰巧宝玉从外面回来，便拦住她们，追问原因。



老妈妈知道宝玉平日专爱管丫头们的闲事，所以不肯多说，只顾押着司棋走了。



住了，心里又慌又急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

宝玉听说母亲到他房里去查人，便料到晴雯也要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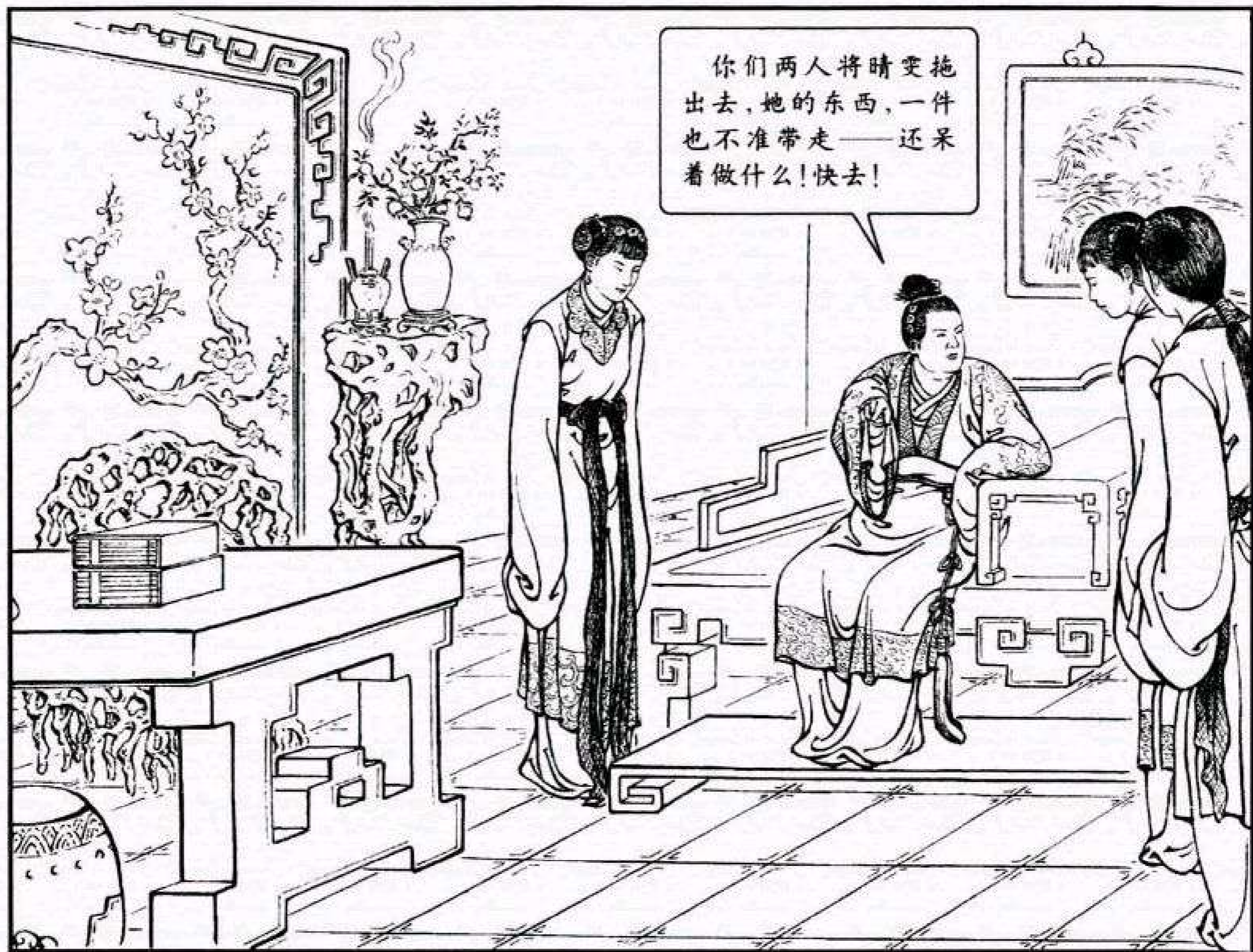


去。

宝玉更不多想，就把长衣一撩，急急地奔回怡红院



再说王夫人到怡红院，她早就看不惯晴雯，现在就借着司棋的事情，吩咐小丫环立刻把晴雯撵出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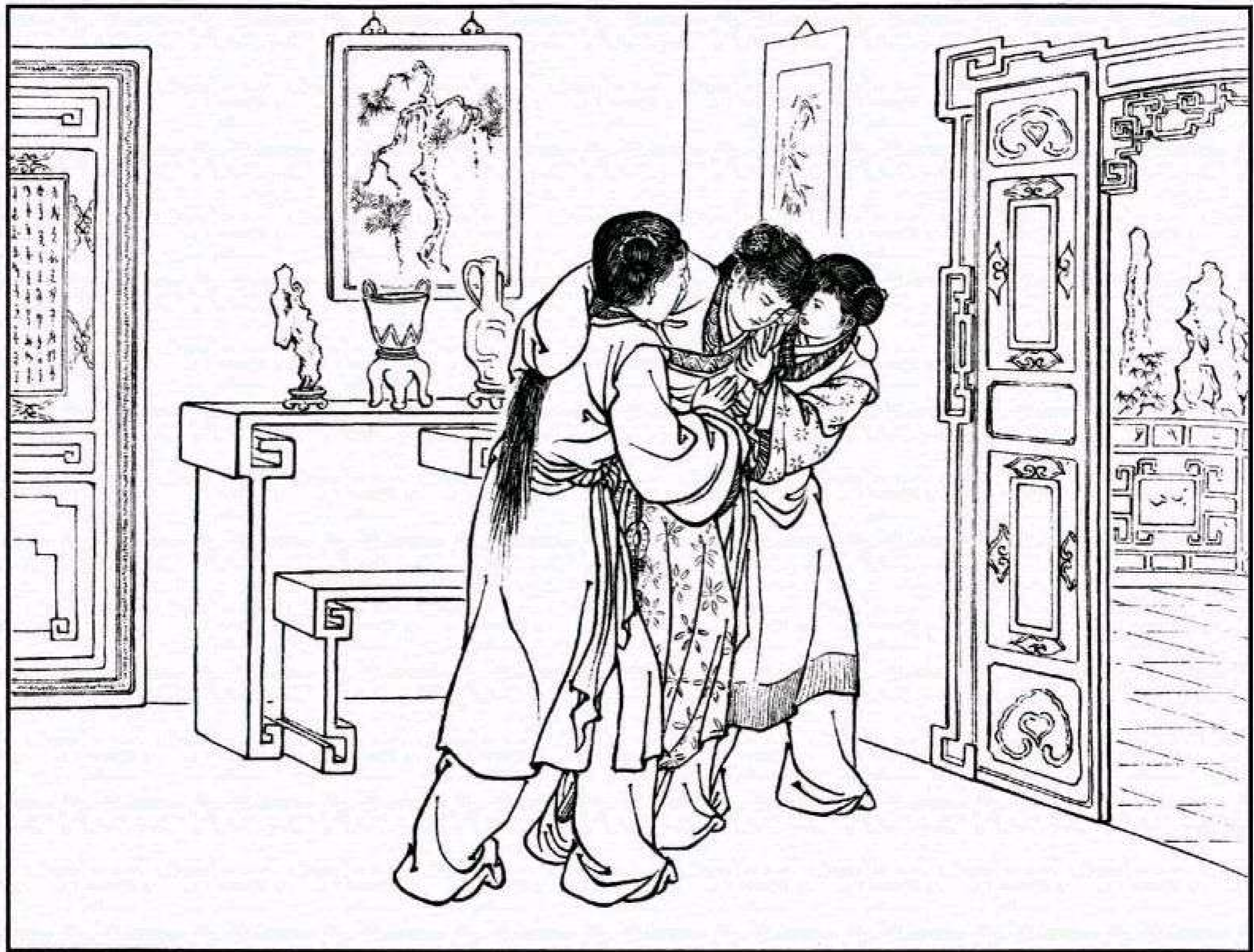


小丫环只好到晴雯房里去传话。晴雯一听，咬了咬牙，一股劲地从床上起来。但她已四五日水米不沾，只觉眼前金星乱冒，身体摇摇晃晃地要倒下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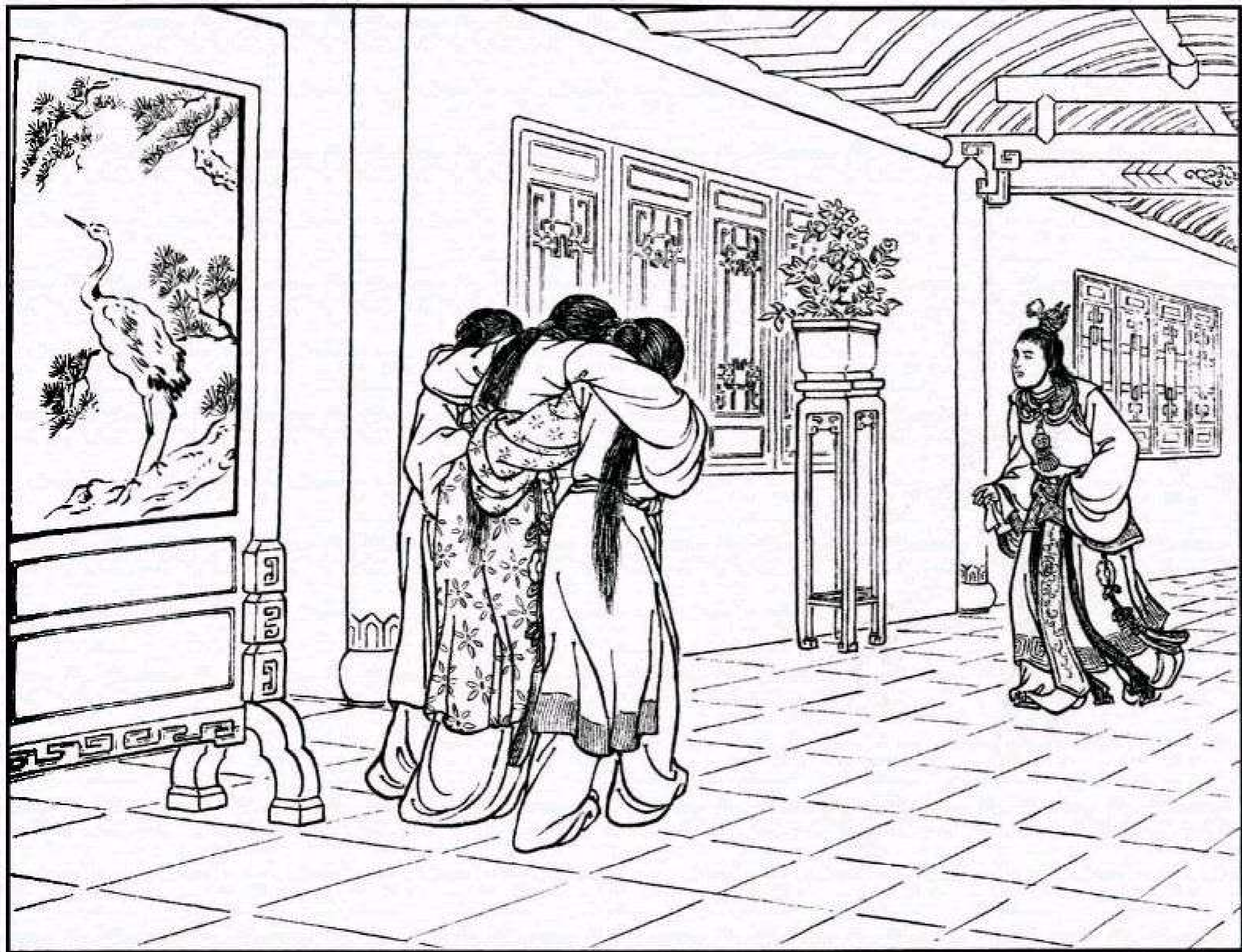




小丫环见晴雯病成这样，还要无故被逐，心里也替她难过，连忙上前搀扶着她出去。



晴雯还没走出怡红院，只见宝玉急急地跑来，嘴里连连喊着：『完了，完了！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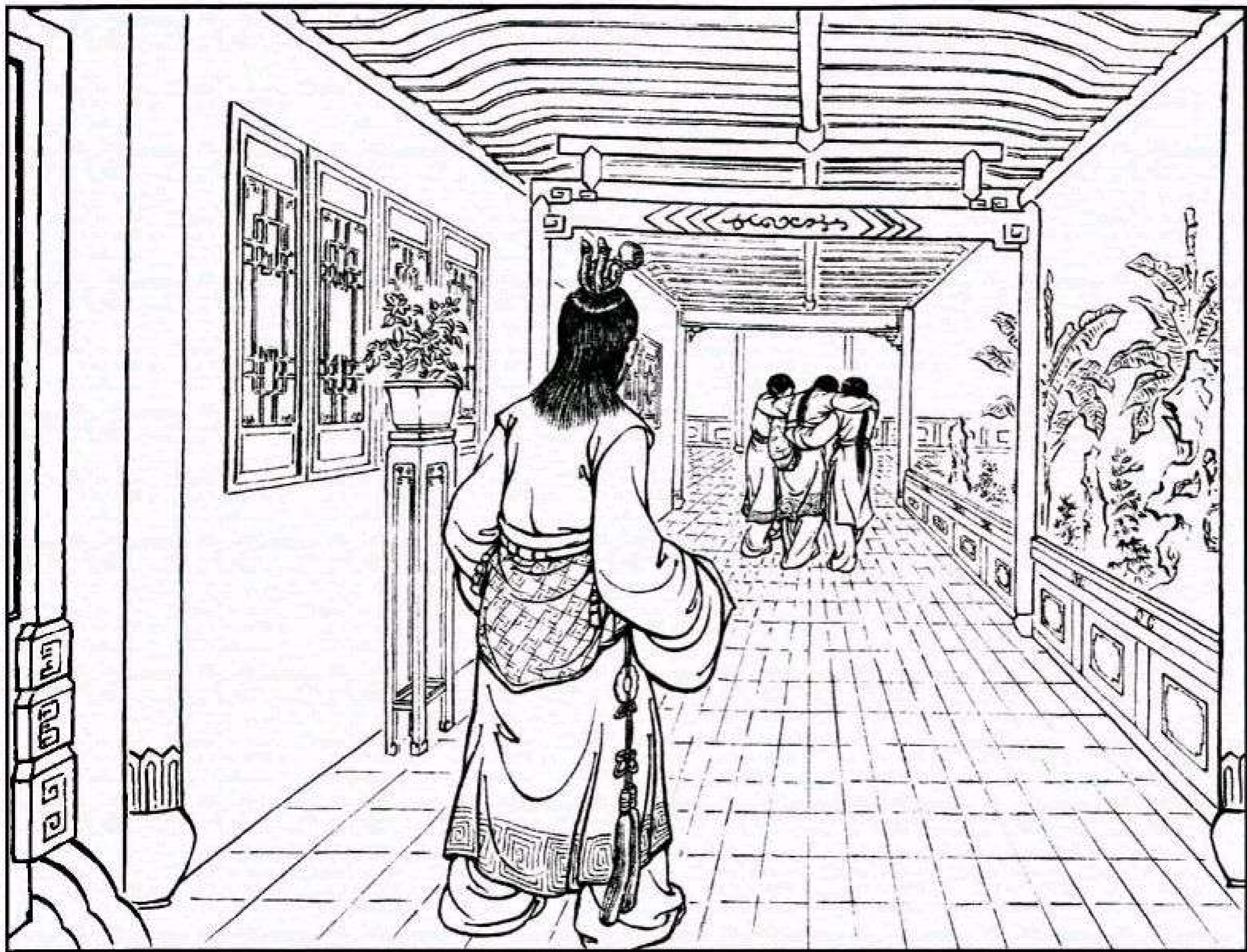
屈，一句也说不上来。

晴雯看到宝玉，只是瞪着眼，喘着气，满肚子的委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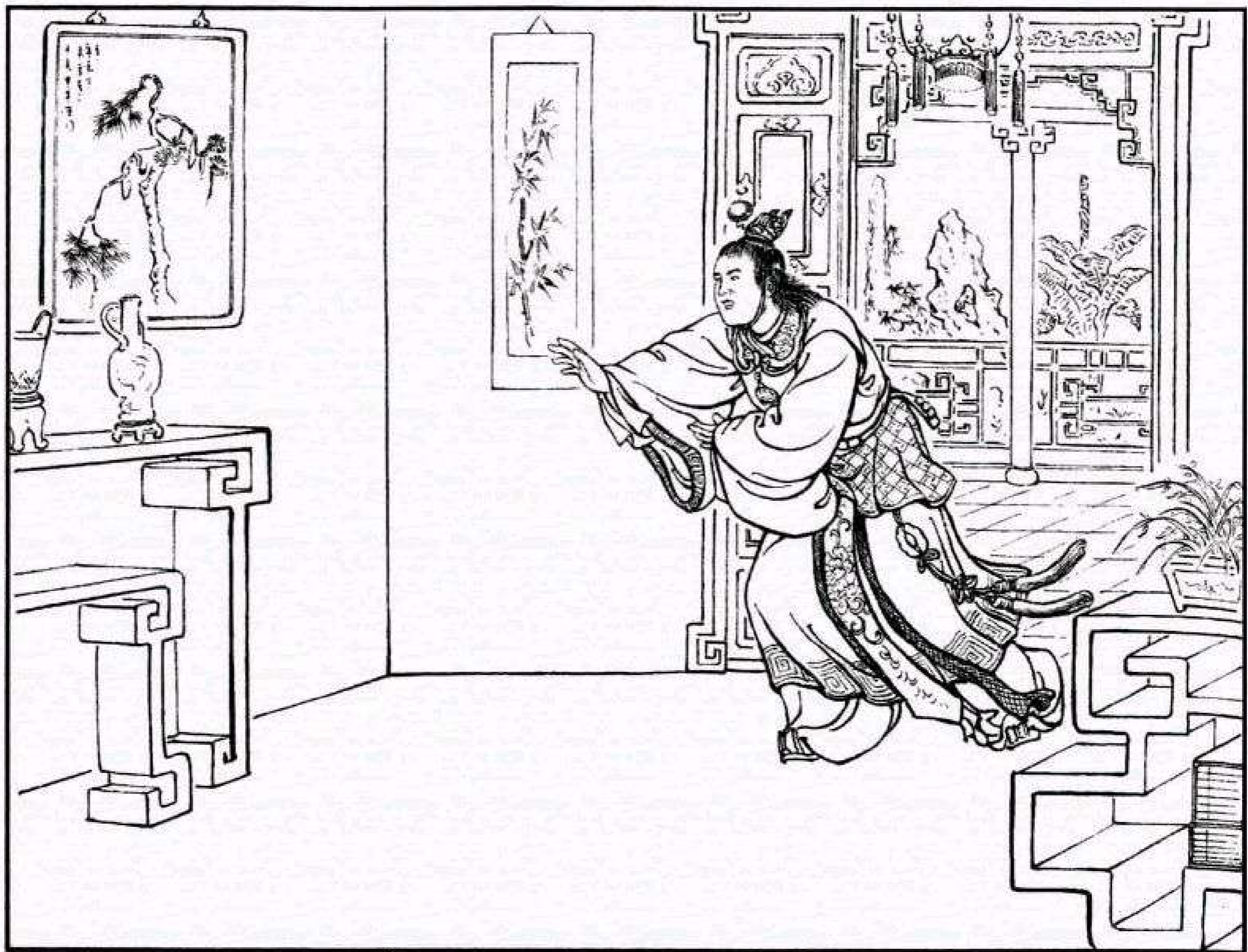


宝玉急得搓手顿脚，但也想不出援救的办法，只有呆呆地看着晴雯被搀架出去。



亲恳求，留住晴雯。

宝玉突然想到什么，飞也似地跑进来，打算向他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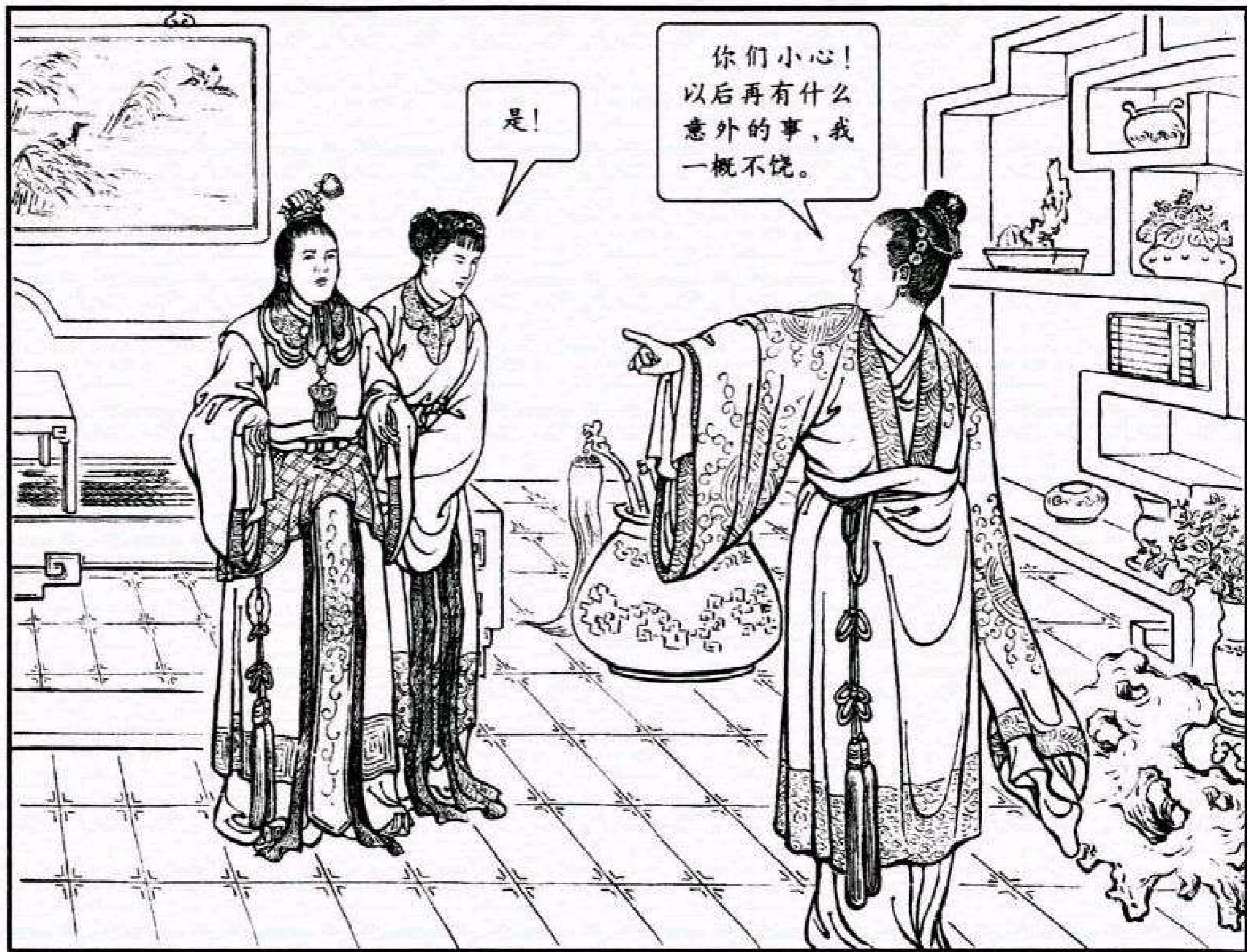
不料宝玉刚刚跑进屋里，被王夫人一声大喝，把想好要说的话，全给吓回去了。





话，立起身来走了。

王夫人一脸怒色，也不理睬宝玉，只吩咐袭人几句



宝玉见他母亲态度这样坚决，猜想不出晴雯犯了什么大错。袭人就说这是晴雯平日行为有失检点，才引起了王夫人的疑心。



吾吾地把话扯过去了。

宝玉听了，就疑心有人算计晴雯。袭人心虚，支支





袭人原不过巴望调开晴雯，没想到弄得这样下场，心里也觉不忍。宝玉一说出给晴雯送衣服，她就答应了。



你是出名的好人，有什么该罚。如果你也打发走了，我怎么办呢？算了算了，我们且谈正经。晴雯的衣服，我想派个人偷偷给她送去，另外再给她些银子，不知你肯不肯？

你把我看得太小气了！我早就打算这样做，用不着你费神！唉，我的心，只有天知道！

么，替晴雯整理衣服去了。  
袭人担心宝玉疑她，心里非常不安，便不再说什



宝玉见袭人出去了，便打算独自去探望晴雯，但是却不知道晴雯的住处，向人打听吧，又怕传到母亲耳朵里，难免一顿责骂，一时急得团团打转。





门。

他想了一想，顾不得什么了，一个人悄悄地溜出角



他东找西寻，恰巧碰到一个管园子的老妈妈，便苦苦央求，让带着他到晴雯那里去。



钱，她才答应了。

这老妈妈起先不肯，无奈宝玉死活相求，又许她





晴雯早没了父母，只有一个姑舅哥哥贵儿。那表兄娶了老婆，却不正经，两口子哪有心肠照管她。宝玉走进屋子，只见晴雯孤零零一个人睡在板床上，心里一酸，早就滚下泪来。



走近床边，只见晴雯两眼紧闭，呼吸急促。宝玉轻轻地推了她一下，低低唤了两声。



晴雯因着了风，又受了哥嫂的歹话，病上加病，刚蒙眈睡了，忽听得有人唤她，强睁两眼，一见是宝玉，真是又惊又喜，又悲又痛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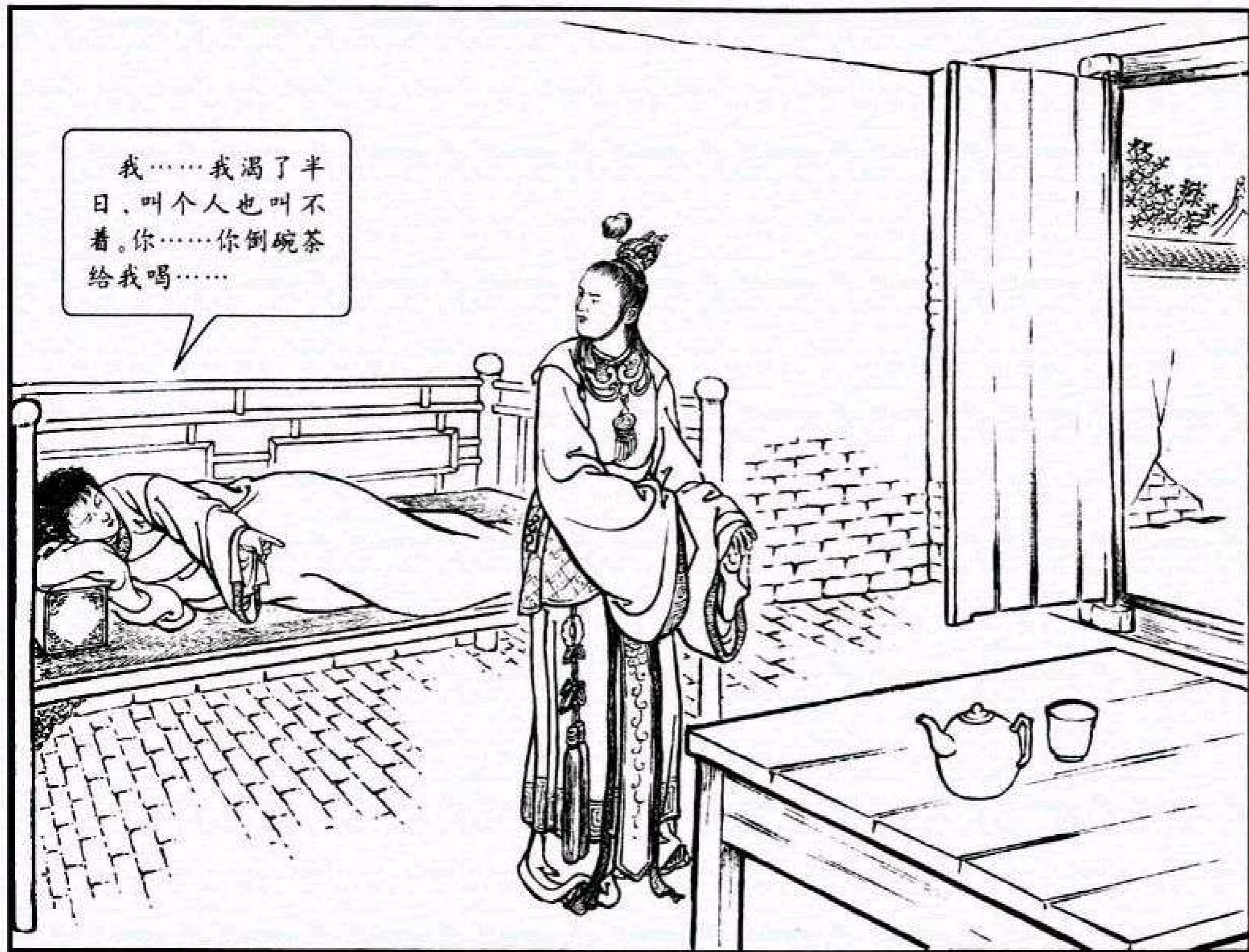


地说出一番话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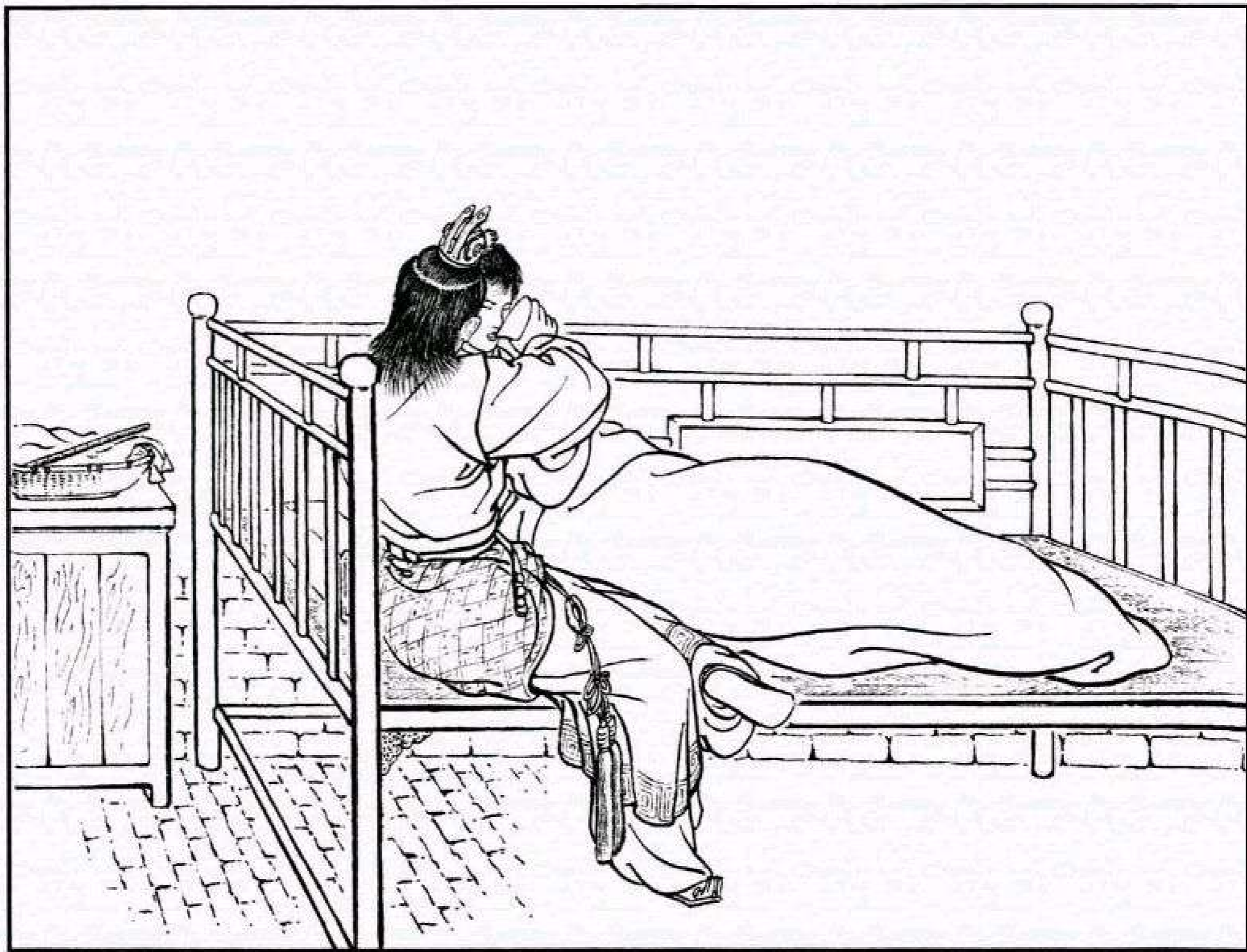
晴雯紧紧拉了宝玉的手，哽咽了半天，才断断续续



晴雯说了几句，气喘更急，要宝玉倒茶给她喝。



宝玉倒了一碗茶，自己尝了尝，只觉有些咸涩味，儿，不得已送到晴雯嘴边。只见她像得了甘露一般，一口气都喝下去了。宝玉看着，更觉伤心。





晴雯喝完茶，精神稍稍好了些，突然拿自己的手搁在口边，狠命一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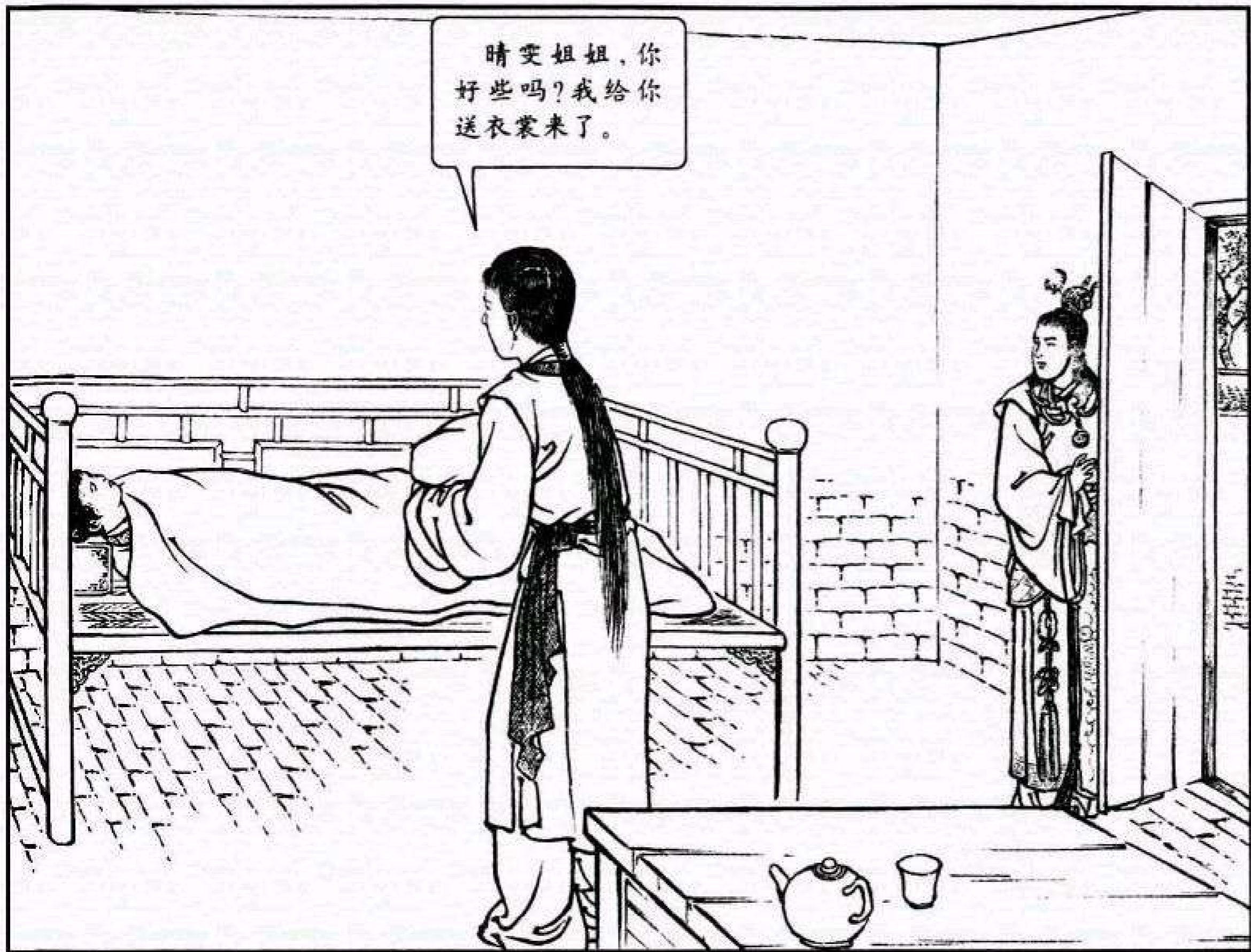


作一团。宝玉看到她这个样子，心也碎了。

晴雯病势沉重，这时已支持不住，一歪身躺下，喘



晴雯知道宝玉是私下来的，连连催他回去。可是宝玉不忍心离开，正想再多说几句话，忽然听得小丫环喊着走了进来，宝玉连忙躲过。





来，飞一般地跑回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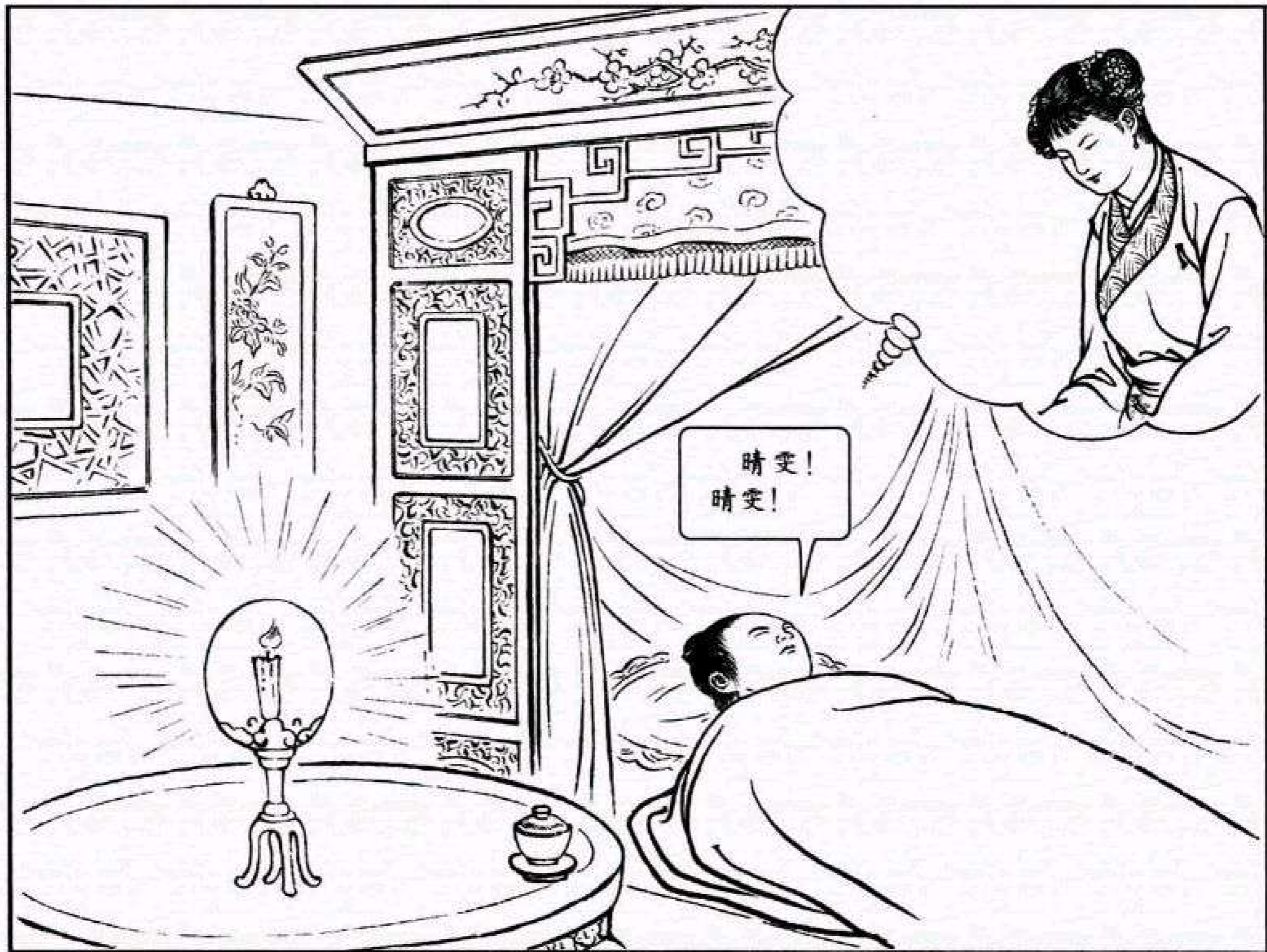
宝玉趁着小丫环和晴雯说话的时候，急急溜了出



宝玉回到怡红院，茶饭也不吃，只是呆呆地想着晴雯。袭人几次三番地劝他，都被他回绝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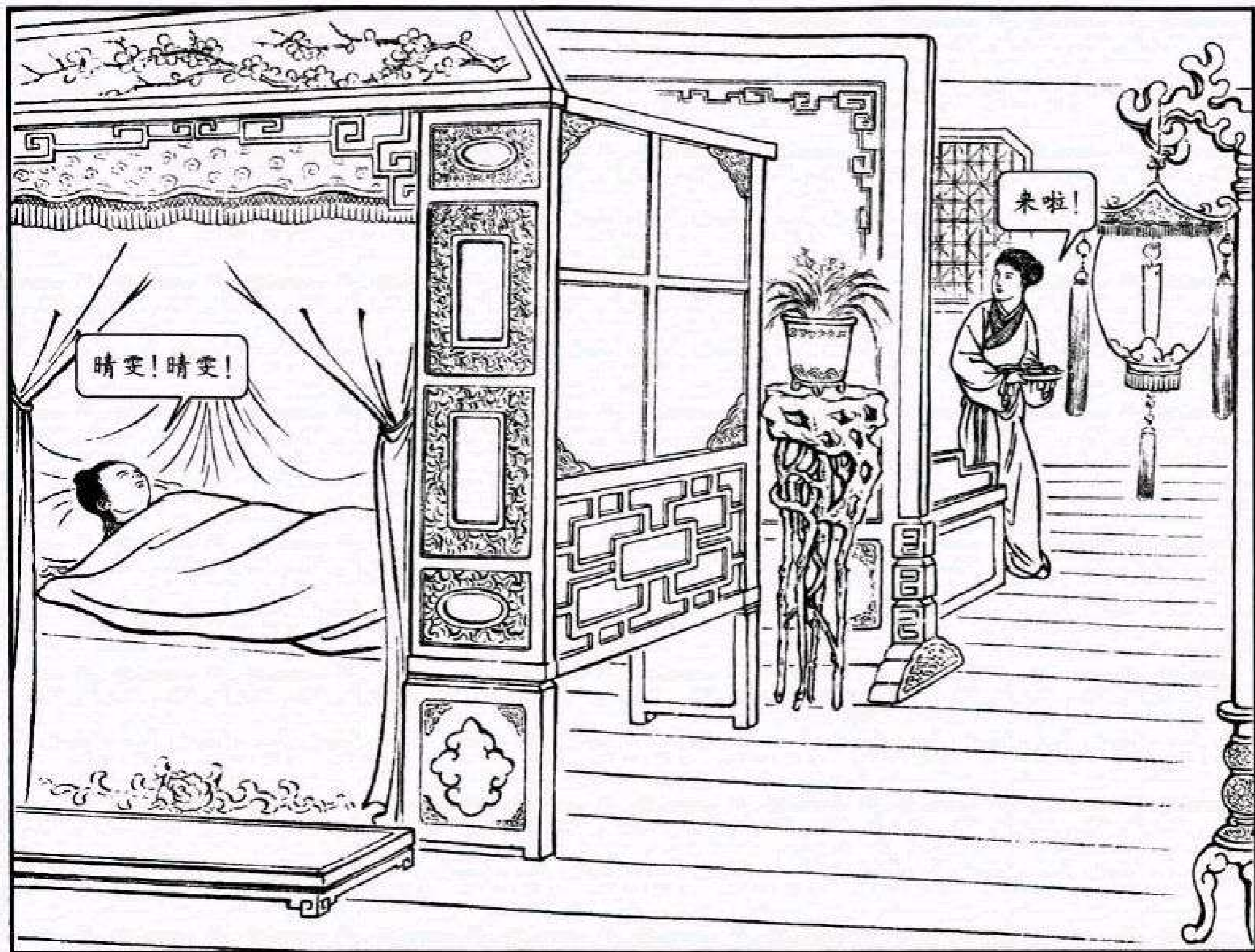


晚上，宝玉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只是长吁短叹。直到五更，刚蒙眬睡着，忽见晴雯从外面进来，向他告别，然后转身走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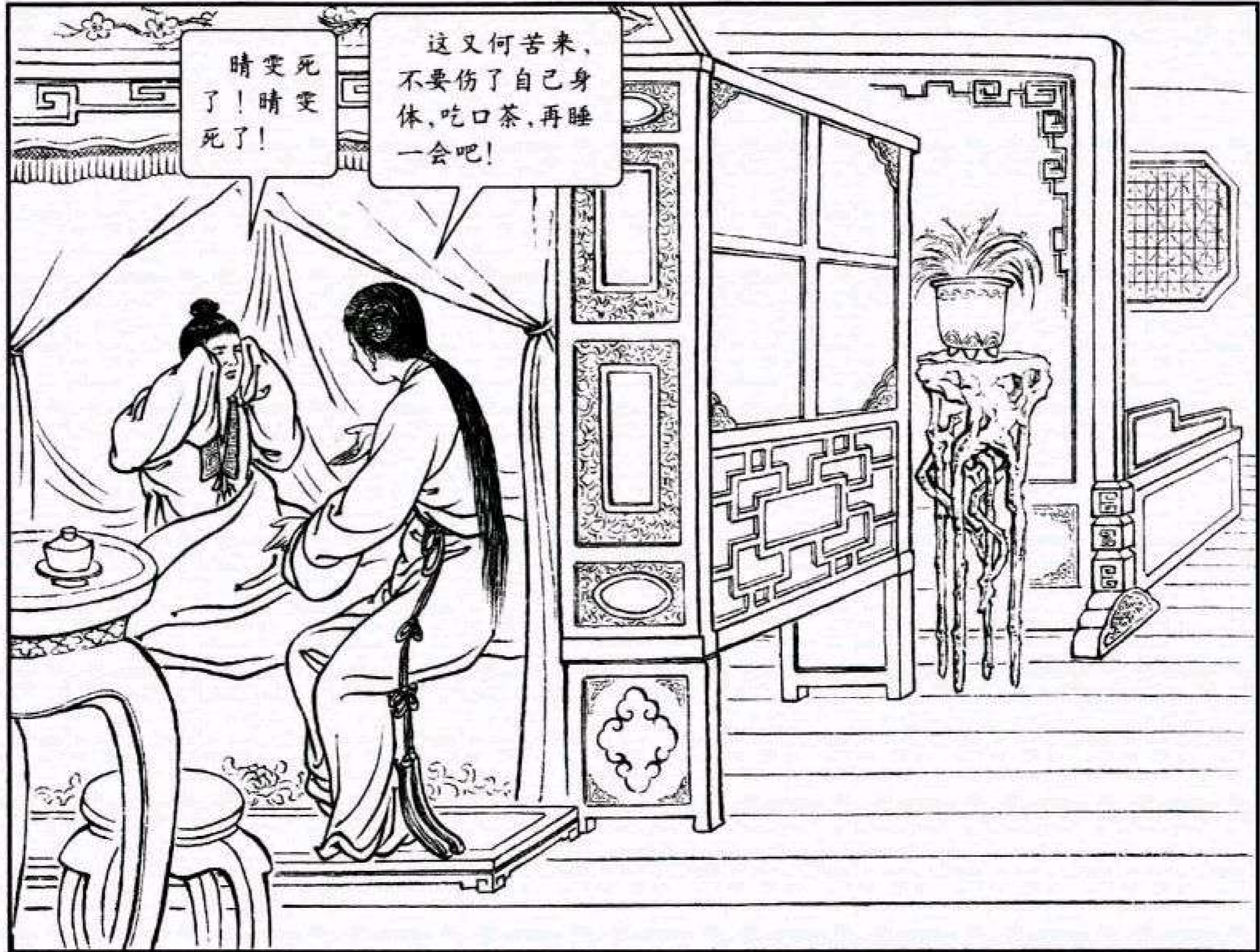




袭人睡在外房，听见宝玉叫喊，连忙披衣起床，走了进来。



宝玉从睡梦中醒来，恍恍惚惚，似乎觉着什么。袭人再三劝他睡下，他哪里肯听，巴不得立刻天明，就好去看晴雯。



天蒙蒙亮，宝玉便匆匆地去看晴雯。刚到半路，碰到一个小丫环呜呜咽咽地走来，一问，才知道晴雯果真死了。





宝玉听了，呆呆地往石栏上一坐，连连喊着：『晴雯死了！』小丫环知道宝玉和晴雯要好，恐怕他悲伤过度，就胡乱说晴雯做了『花神』了。



喜，突然站起身来，向小丫环细细追问。



去祭奠。小丫环连忙劝阻了。

宝玉想到晴雯和他数年来的情谊，打算到她的灵前去





宝玉呆呆地站在芙蓉花前，想到晴雯的死，实在冤屈。他心里虽然感到不平，但是又没有这个勇气去跟母亲说。



再说袭人一早起来，不见宝玉，连忙四处找寻。看到宝玉站在花前呆呆地出神，就紧走几步，喊他回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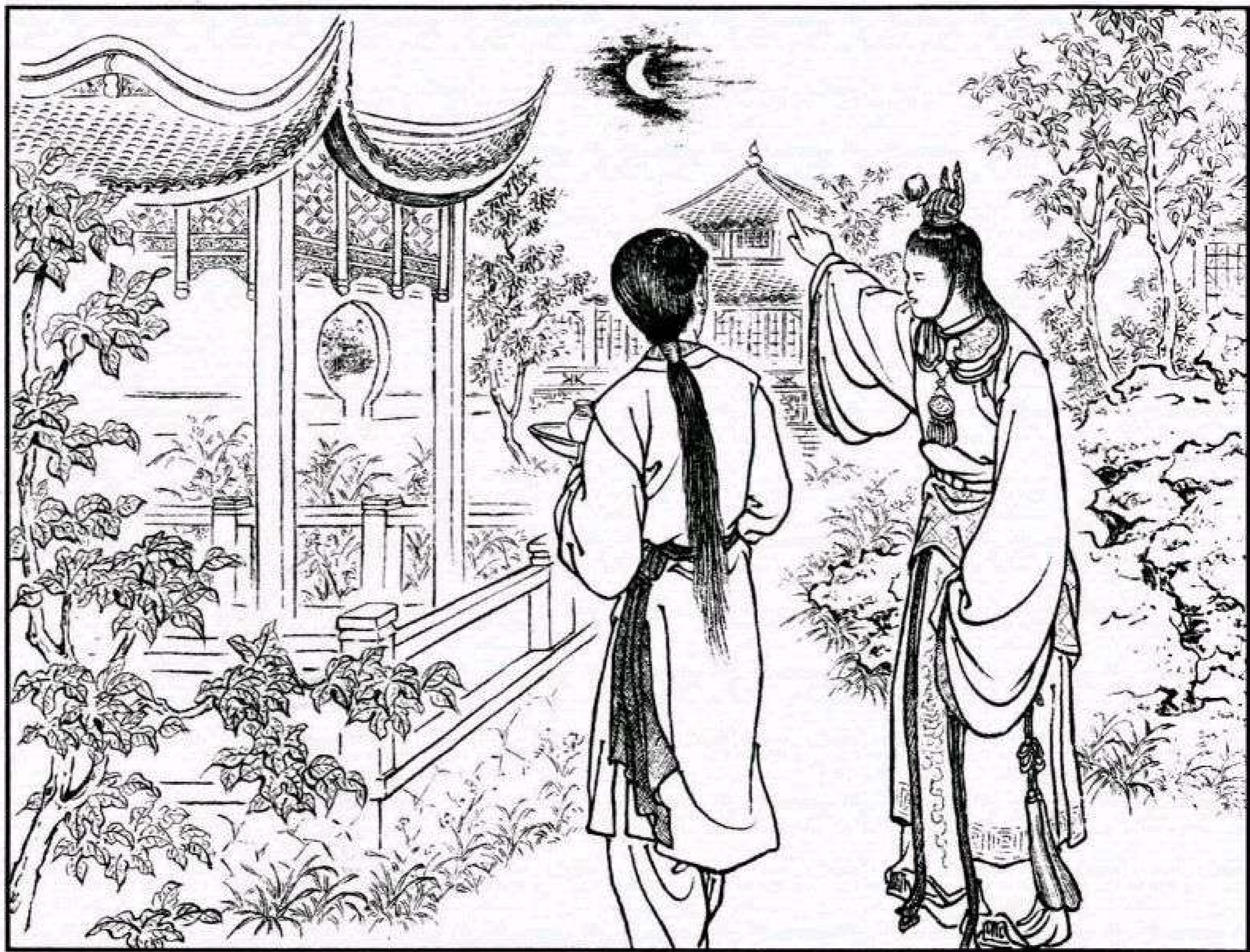
宝玉回到房里，想起小丫环说的话，便打算到芙蓉花前去祭一祭。他提起笔来，写了篇祭文，名为『芙蓉女儿诔』，把满腹的怨恨与不平尽情地宣泄。





食物，命一个小丫环捧到园中芙蓉花前放好。

在黄昏人静的时候，宝玉备了四样晴雯平日喜吃的



初更时候，一轮明月照在当空，宝玉点了一炉好香，毕恭毕敬地对着芙蓉花行了礼。



行眼泪像断线珍珠似的滚了下来。

然后捧着祭文，念了起来。念到伤心处，禁不住两





宝玉刚把祭文念完，那个小丫环忽然失惊打怪地喊了起来，吓得宝玉也呆了半晌。



原来那只是风吹花枝影动，小丫环却疑神疑鬼地乱嚷。宝玉也不管是真是假，却认为晴雯真做了『花神』，从此可以自由自在不再受拘束了。



**晴 雯**  
红楼梦连环画

---

原著 曹雪芹  
改编 张国珍  
绘画 钱笑呆 陶干臣 李福宝  
责任编辑 陈元山 赵麟

---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 
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  
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

---

开本 787 × 1092 1/50 印张 2.8  
2005年7月第1版 2005年7月第1次印刷  
印数：1—8000